



新運

半月刊 第七期



金若

集外集

魯迅 著

實價 七角

這集子裏面有魯迅先生的新詩，有魯迅先生的舊詩，有魯迅先生的演講錄，有魯迅先生的序跋文；不待我們來推薦，讀者自會認識他的價值的。全書七萬字，米色道林紙精印。

五月一日出版

魯迅

……我對於自己的「少作」，愧則有之，悔却從來沒有過。出屁股，腳手指的照相，當然是惹人發笑的，但自有嬰年的天真，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

我慚愧我的少年之作，却並不後悔，甚而至於還有些愛，這真好像是「乳犢不怕虎」，亂攻一通，雖然無謀，但是有天真存在。現在比較的精細了，然而我又別有其不滿於自己之處。我佩服曾用拖刀計的老將黃漢升，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利害而終於被部下偷了頭去的張翼德；我却又憎惡張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歡張胆的將他誘進水裏去；淹得他兩眼翻白。

優待定戶

羣衆雜誌公司

凡持有本公司直接定閱各種雜誌者得憑定單者得憑單七折現購本書一冊每冊限為

芒種 半月刊 第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五日
 中宣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七六四號
 本刊已呈請中央黨部及內政部登記

目次

半月讀報記	記者
向我們的話劇家們說話	黃芝岡
不能再寫的好懂些	柳湜
做文章	靈犀
論天真或童心	孟起
從光華書局關門說起	晉豪
在杭州	曹聚仁
批評跟罵	木齋
笑	方始
我的忠告笑道	汪虛若
俊傑與傻瓜	莫明
向別字說回來	喬木
湖上散記	王春翠
外祖父的故事	陳君涵
讀詩走筆	夷白
關於夏屋的磋商	厂民
蜀道難	阿森

人類史	白雲
碎話	李繼璇
上下古今談	夏瑩
閒話女人	王骨
狹巷	曼定
妹妹之死	曼定
寫作	馬二先生
第七、對老朋友開一番嚴正的玩笑	馬二先生
東山里	李輝英
特載	
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	
作者，讀者，編者	
詩	
南京的四月	蕭迅
三月天	田景祥
木刻	
封面	金若

半月讀報記

(大晚報廣州通訊) 墟與一術，古昔遠人所不道，然時移世易，今其術乃能盛得南服貴官之信仰，稍諳此藝，獲有機緣，得近於貴人者，莫不獲富貴，享尊榮。

事之發生於最近，而又欲動百粵之士者，宜莫過於花縣芙蓉嶂太平天國洪秀全祖墳易主一事。其事始也甚秘，今乃成爲公開，誌之如次：

南粵王陳炯明，鑑於洪秀全帝

業之成，欲倣效之，以信堪輿之言。掠奪洪墳，遷母骨而葬之。此議雖動於陳維周(齊棠兄)，而堪輿鍾季直主之爲最力。自遷葬之議決後，即廣購兩崗之地，所有崗上墳穴，須一律遷移。其遷移手續，甚爲文明清楚，有墳一穴，所補遷骨購地之費二三百金不等，因此民少怨聲，較之白雲山下，收用民地，以建兵房，隨意給回二三十金者，有天淵之別矣。

據堪輿家言：芙蓉嶂洪秀全祖

墳，誠爲王氣所鍾，然左迴右抱，侍從太孤，洪氏帝業雖成，而僅成偏安江左，不獲統一中原，其原因實以其祖墳位置過低，不得「正結」且其左方沙手低下不能左呼右應，局乃偏而不完。如此事後批評，頗見靈驗，懲前毖後，遂實行以人力彌補天然缺憾，潛其前土，以益其左，由是低下者乃隆隆而高，易培塿成丘陵，斯舉也，規模殊屬不少，耗金凡三十萬有餘，役民夫以事挹彼注茲，成人造之山，以視國防工事之建築，何多謬焉？而當農村破產之秋，勞工方有失業之憂，得此以資其勞力，易取工資，亦惠民之道歟？其效較之三年計劃，廣興工藝，爲更易實踐夫！又據某堪輿言：花縣翠山，講風水常首推芙蓉嶂，他日必有王者，從此中出。因有詩爲證。但首二語，余(堪輿自稱)已遺忘，其下云：「那識蜈蚣長隱洞，誰知鏽蟹老棲田；青龍宛轉爲朝案，白虎回環作後纏。八

國羅城鎖其氣，乾山乾向水流乾。

詩中術語連篇，其所見確否不可知。惟一般堪輿，均謂花縣芙蓉嶂形勢，確爲極佳，其所根據者，爲昔日驚動天下之洪秀全過去事實。

在該山形勢，係獅象守門，龍虎左右，環抱海口。其山脈之起源，係發自嶺南而返大庾，南趨花縣，廣州之白雲山，亦有其支脈之一。自陳濟棠實受該地後，經之營之，僱土工石工，建築一切，石臺拜桌，亦經做成，而陳母太夫人骸骨，於數日前，由防城運抵廣州。本月十五日上午十時餘，陳總司令濟棠，即偕同其夫人莫秀英，兩廣鹽運使陳維周及家屬，廣東省參議會正議長林國佩(老堪輿)，救濟院長翁半玄，江茂森，鍾季直等。分乘汽車六輛，由東山梅花村公館起程，向花縣進發。車行程序，第一輛爲總部運輸車，兩旁掛以生花串，載運陳母太夫人骸骨，第二輛爲總部自用車，陳總司令及夫人莫秀英乘坐，第三輛爲陳總司令自置之鐵甲車，由運使及翁，林，鍾等乘坐，

第四輛爲電單車，總部副官乘坐。第五輛爲運輸車，衛士隊乘坐，第六輛則載土工用具及祭品等，風馳電掣，沿廣花公路前進，十一時，抵花縣縣城，芙蓉嶂距縣城約十餘里，事前由總部副官處備備籠兜十餘乘，以爲陳氏上山之用，十二時，抵達窟穴，擇定未時安葬，安裝時，四面山頂，滿佈武士，而陳等則深深叩頭下拜，事畢，即回花縣城轉乘原來汽車，返東山公館，本省黨政軍委員，得悉陳太夫人骸骨遷葬訊，擬備致禮品致祭，但陳總司令以現在毋庸復此一舉，皆婉言感謝，日間離山時，始舉行祭奠。

自太平天國洪秀全死後，芙蓉嶂山頂，絕少要人蹤跡。今陳母太夫人骸骨葬於芙蓉嶂，以後年年民族掃墓節日，陳濟棠必是遍花縣芙蓉嶂，從此花縣縣爺，每逢總要麻煩一下，招待老總，因不能免，而且平時，亦要關心芙蓉嶂山地，倘有意外，責任屬誰，故不能不多費一些精神。又聞陳總司令，已囑山

主代加看管地，以免牛羊犬馬踐踏及牧童任意損壞云。

(廣州通訊) 比年粵東黨案繁興，

凡有破當道認爲形跡可疑者，輕則繫諸縲紲，重則喪其生命。本年入春以後，被捕者尤多，如空軍將佐，如各校學生，先後被捕數十人，最近復有朱卓之、袁帶、蔡騰輝之被捕，

朱且於被捕後即秘密就地槍決。噴總部軍法處長李景濂談，謂朱被捕，實爲組織大同救國軍，與程天斗分任正副總司令，且有人證物證。然朱之爲此，實別有原因，與所謂大同救國軍者了無關係。朱卓

文者，爲老民黨，藉中山，爲美洲華僑，早歲從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其在黨中之歷史，且遠出於目今多輩黨中耆英之上，爲人爽直而浮躁，與人多忤，以是不能得志。反正後，回粵曾任中山縣長，民軍司令

，航空局長(朱有女名慕非，爲中國第一女飛行家，今已死)。兵工廠長，旅長等職，最近曾任中山土地建設兩局局長，卸事不過旬日。

此次被禍原因，緣總部某偵捕員去月曾在得安良里部法記會有人定製字形證書一萬枚，認爲亂黨秘密符號之一，當即拘究公司中人，供爲

永安人壽保險公司職員李烈定製，更拘李烈根究，則謂爲朱卓文託請本人經手定製，本人不知詳情。據捕隊視爲大事，立即詳報其事於陳濟棠，陳以詢諸左右，左右有舉朱平日言行以對，謂其對時政恆多不滿之言，

……陳於是下令逮捕，旋又以朱於中山頗具勢力，且與袁帶來往甚密，而袁出身綠林，其舊時兄弟在中山者甚衆。且據密報，袁亦有私運軍械及組織民事情事，遂爲佈置周密計，先調教導師第二團梁公福部駐防石岐。布防已定，隨即派仲凱軍艦，赴石岐接應，佈置既完密，團長梁公福遂於六日

下午乘請朱及前中山財政局長吳志強，公安局長李紹欽，地方紳耆鄭仲楚，李成等於張添記酒樓饗敘。朱不知已陷危機，下午六時昂然赴

會，酒過數巡，有侍役上白，有電話請朱先生接聽。朱離席往接，而武士已擎槍以待，出密令與視，拘之下樓去矣。朱被拘後，同席者仍不知，主人則謂朱有事外出不再回，賓主繼續歡飲而散。及吳等返家，而朱袁被拘之訊始至，遂又聯赴團部謀爲營救。至則梁謂奉上峯命令，不能不如此，諸人惟有語嗟而已。至袁帶則寓於長堤永樂酒店，捕朱時袁亦因團附張某率兵一連前往掩捕，袁本有衛隊十餘人，衆寡不敵，袁命衛士不得開槍，遂束手就捕。當袁就捕後，即以兵二連押下仲凱軍艦，翌日仲凱軍艦抵省，隨將袁押交憲兵司令部，拘禁待訊。至朱卓文被拘後，陳伯南逆科說情者必多，已下密令，在石岐就地槍決。時在六日晚四時也。朱氏被拘後，各方保電果紛至，鄒海資奔走尤力，然已無及。當朱袁被捕之後，梁公福曾出有商民報告，謂朱袁私運軍械，組織民軍，危險地方。關於私運軍械一事，與袁帶

或有若干關連，而於朱實無關係，至私組民軍危害地方等，則暗指其製造徽章一事，而此事由來實遠，與粵中並不相關。緣朱於曩年被控刺殺廖仲凱一役，曾被通緝，四年

前曾居上海，或言吳鐵城方謀嚴捕，即租界亦不可安居云云。朱夷然不顧，寓滬時各方網羅果密，青邦中人，亦與爲仇，朱乃與前奉軍將領富某另組會邦，與青邦相抗。時粵人周之貞在上海營大賭窟，亦嘗與邦中人忤，思假富等力以相對抗。富山是虛召徒衆，謂奉民黨巨子朱卓文爲領袖，未聞未嘗有若何提挈之力，然亦樂擁此虛名。年前返粵，邦中人奉小旗數十面，上繡各分邦之名，示擁戴之意。甚類萬民

舉，朱亦夷然受之。此次製造徽章，意實以資紀念之用，而不知其卒以此買禍也。朱夙有「巴羽佬」一號，巴閉粵語，謂徒爲喧嘩，而無辦法也，朱爲人質如此。而不貪財，不趨炎附勢，實爲其所長。而最近近在粵，除不滿時政外，似無若何政治上之冀圖與行動。然竟以是被

殺。

殺。

向我們的話劇家們說話

黃芝岡

在「新歌劇」的創造中發生了話劇家的抗戰和在文言復興的空氣中提出了大眾語是不是同樣的事？

抄文章並不容易。「大眾」，是很鮮明的旗幟，我要問我們的話劇家們把握着「大眾」沒有？如果，一方站在廟堂禮樂的廢墟上，一方站在資本主義藝術尖端的寶座上，像這樣的雙包案是不知要唱到何日方休的。

以前，曾有人注意到連環圖畫，最近，更有人介紹了一法通，這都是值得紀錄的事，想我們的話劇家們也以爲值得紀錄，但他們跳不下他們的寶座，便一定要拿出些原始的，封建的好聽的名辭將這些較野生的萌芽抹殺了的。他們，對舊劇的抹殺也一樣。舊劇的技巧是原始的技巧，和連環圖畫的技巧同樣笨拙；牠飽和着封建色彩，和連環圖畫的飛劍斬人，一法通的團總哲學一樣。最聰明不過的是他們像天之驕子，將他們的法寶——譬如說化裝術和臉譜相比，這真像將發電機和原始人的石塊

相比一樣明顯，誰不說對舊劇的抹殺早盡了他們的能事了呢？

自己陷在矛盾裏自己不會知道，寶座上的人物是沒有例外的；他們，也將在公演之餘去欣賞那些藝術尖端，像那些頭上插雞毛，屁股上掛草，眼上蒙面具的跳舞，原始技巧的話他們早忘記說了。他們反對舊劇的封建性是對的，但舊劇的普及性却不當抹殺了事；在寶座上抨擊封建，同時也贊頌了他們的文明，更將藝術拉進這文明的深宮使和「大眾」絕緣，同時，無視了大眾的他們自己也和大眾絕緣了。

教大眾讀線裝書和教大眾讀洋書都一樣，大眾的回答是我們要唱山歌。王伯生的膏藥和話劇家們的膏藥各人熬煉不同，但都無法向大眾兜賣。從事實上說：中國自有話劇以來，話劇家們對大眾盡了多大的責任？華美的劇場，容納到千幾百人的坐位，一元兩元的戲券，頭等二等的席次，在這樣局促的天地中來賣弄他們的把戲，像難能而可貴的燈光，佈景，化裝

在杭州

曹聚仁

前週在杭州，突然遇到一位竊生客的奇聞；他說：「你是不是因爲林語堂不敢遊杭州，特地到杭州來的？」我說：「杭州是我的娘家，女兒回娘家，三天兩回，什麼「特地」不「特地」？」不過這回和娘家的確隔得很久，差不多連頭搭尾，快滿三年了。

我這回在娘家的感想是這樣：趙長興從薦橋沿街移到一條小巷的巷口，店裏只留了四張桌，一個走堂的；舒連記扇店的黑棕扇擱在盒子裏，高貴的客人都在那裏選擇少奶奶的孔雀毛扇；一家張少泉剪刀店的門上，裝了發沙的收音機，不時有時調濼黃播送出來；湖上一到黃昏，便有賣唱女郎的凄厲歌聲悠揚着；凡是和我同時代的夥伴，看他們逐漸逐漸爲黑暗勢力所吞沒；古老的杭州，已經鄰於死亡了！看了娘家的情形，便明白我自己的命

和所謂細線條的劇詞，表情，他們在幹些什麼除非自己知道；當我在上海的時候，威尼斯商人上演又用去多少錢，卡門上演又用去多少錢，狗之跳舞上演又用去多少錢，座上是紅男綠女，門外是汽車馬車，這和大衆發生了什麼關係？

每一個話劇演員並不會像鑽山班的小旦花臉之類能在每個鄉下人的口裏說得怪響，他們自以爲藝術尖端的表演只能夠請有閒報紙替他們作虛偽的捧場。便將他們的藝術尖端請上草台子，鄉下人是要看鑼鼓戲的；這並非鄉下人比人蠢，如果，仍只用原始，封建等名辭來抹殺這些是等於掩耳盜鈴的。

任你的藝術是怎樣前進，怎樣了不起，任你嘔盡心血，但大衆却握在鑽山班的戲子們的手裏，你手裏空空如也。你罵是罵不倒別人的，你站在寶座上罵，罵別人俗惡，封建，原始……都好，他們有他們的大衆，你終將沒有法子，除非你跑下寶座來罷？

你跑下寶座了，將走到另一個生疏的境界。你將在這境界裏先找到些不同樣的收穫。像舊戲，是不能在戲園裏去認識牠的價值的，梅

蘭芳更不能代表舊戲，舊戲的價值是能在草台子下面去認識牠的。你如果看一看草台下的萬頭攢動，你如果擠入人叢去聞聞汗臭氣，便可知草台上的吸引力真有多大。

鄉下人看戲並不像戲園裏看京戲的朋友們那樣的閒情逸致，他們都一本正經的將全副精神擱在草台上，游泳在劇中人的忠奸賢佞裏，草台上給他們的印象每一個都顯明深刻，他們便在這些裏面學得不少的教訓了。

草台戲並沒有佈景，燈光，化妝之類的麻煩，便舞台也可有可無，但他有他的辦法來替代這些效果，因此，牠取得牠更廣大的天地。

而且，牠有牠更大的胆的表現方法。牠在這些方法裏製造些代表禮教的人物，和許多封建時代的亂臣賊子，使大衆的情緒依牠所製造的形像而好惡喜怒。

我們將怎樣在新的意識下去把握大衆？長像那樣紳士般的公演，鑽到佈景，燈光，化妝，舞台的牛角尖裏去，在中國這貧窮的國度裏，是永和大衆無緣的。而且，中國的大衆們誰耐煩那樣的語言的遊戲，像那些兜圈子的台詞？我敢說我們的話劇家們還那樣死抱着他們的船

運；時代是冷酷無情的，她把我們送到坟墓中去。依性靈派的說法，何不看穿一些，曠達一些。然而我們還是掙扎下去！

批評跟罵

木齋

新近有人因爲要罵一個人，做了一篇批評與罵，中間引了要罵的人的幾句關於批評跟罵的話：「我的意見是：講到批評與『接受批評』，事實上，也還有分別的罵，謾罵固然要不得，可是有能够捉住破綻而細數之的疼罵，理論上，也許却仍舊可以接受」。就說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批評就是罵，批評可以是罵」，並且從這造成要罵的人的罪狀。

其實，即使單從這兩種話看來，前一種話也並非後一種話的意思，只是因爲有許多人把批評當作是罵，所以遷就罵來說批評，——把罵分別做「謾罵」跟「捉住破綻而細數之的疼罵」，不就說明這個了

來品，但像這些舶來品是無法深入大衆羣的，到頭來，仍不過話劇家的話劇，而不是大衆的東西。

我在一種主張下——戲劇的大衆化當儘量取用舊戲的武器，從佈景，燈光，化裝，舞台的束縛中和曲折紆回的技巧中解放出來的主張下——發表了一篇文字——送梅郎到蘇俄——編者刪去了後段，不痛快的結果是引起了別人的誤解。而且，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並不會見王泊生的妙文，我的意思是告訴大家，蘇俄請梅郎並不是開玩笑的事，因為，最前進的戲劇手腕是潛伏在中國戲的顯明直切中的。

人家誤解我當然沒有什麼，自己承認說話不明好了。但一定非罵人不可的話也不當閉上眼睛罵人。伯鴻先生是根據我的主張作文的，

我的主張至今沒有變改，對梅郎的剖解和舊戲的武器取用是不能並為一談的，請再向伯鴻先生打聽好了。不過，一個人衝動到只有受宣傳的資格却偏好出口傷人是可以按下不提的；我寫了這篇文章是向我的話劇家們說話，咬定了話劇的神聖，忽視了大衆的取得，和王泊生的見解是會成爲五十百步之間的。

而且，我是個話劇運動者；我是爲話劇而用力探求舊戲的人。謹此附帶申明一下。

不能再寫的好懂些

柳 湜

文學第四卷第四號文學論壇上論到了這樣一個寫作問題，很使我們這些文壇以外的人也到感一種娛快，因爲「要求文字做得好懂」就是文學現在也「存心了」。的確，目下「好懂

容易，要辦到却不容易」，但「不容易」却不是「能不能」，「能」是「能」的，不過，這工作本來有些艱難，不能變戲法似的一瞥眼就變成功的。

但如何寫得好懂呢？

的文字仍舊還不很多，有些刊物雖然意識的向這方努力，還沒有做到預期的目的，顯出「力不從心」的現象，也是事實」，是的，「說難

話，去博「炫博炫奇」一類的動機，習一點修

麼？而且，假如批評那人的那種話，不管明瞭不明瞭那種話的意思，也總得去看看那人說的關於那種話的其他的話。就像這裏那位要罵的人，倒是首先指出批評不是罵的，但那位急於要罵人，便顧不得這些了。

把批評當作罵，把罵代替批評，這確是值得一論的問題。怎會的呢？這還在於批評罷。批評的派別雖然有許多，大致却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主張判斷的，一是不主張判斷的。主張判斷的不必說，就是不主張判斷的，實際也離不了判斷。離了判斷，便無所謂批評。說到批評，就有判斷的意思；說到判斷，就有好壞的意思。淺薄的人，淺薄到連批評浮面的好壞都看不清，看見人家說好，就以爲是捧，看見人家說壞，就以爲是罵。因着把批評當作捧當作捧，接着把罵把捧代替批評。

★ ★ ★ ★

調學這幾點。方先生的意見，在大致上我也同意的。不過，我也還有一些自己的意見，現在既然「文壇」上有人願提出討論，也就出來說幾句外行話罷！

寫得不好懂，我以為現在已不是什麼觀念上的問題了。即令你「炫博炫奇」，「時時刻刻為讀者設想，時時刻刻把着一種服務的精神」，也仍會不免有「力不從心」的。觀念改變了，如何改變這手法呢？主觀的觀念雖是作者從事通俗的前提，但前提樹立了，如何達到所樹的目的呢？目前討論的重心，似乎在這裏。

先就形式方面說罷！方先生主張「竭力保持日常語言的自然」「多用活字」這是對的，但這活字是不是要到修詞學中去找，我却不能不懷疑了。我不反對作者偶然去翻修辭學，使文字寫得更合邏輯，但我覺得活的語言從修辭學中就學不到什麼東西。我現在也冒充是「存心」要寫的好懂些的「一個小學生」，經驗告訴我的，活的語言好像不是坐在亭子間內可以獲得，你要出外去，到各種生活羣團間去，去問他們罷，去竊取在他們口頭上滑來滑去的用

語。這裏不僅是竊取他們一些單個的新鮮的詞彙，你還要學習這些詞彙的運用，如何把單個的詞構成一句話，我非常的感覺興趣的是一個意思，甲乙兩地方的人，有時用兩種方式表達出來，譬如我們湖南人，偶然學了幾個上海話頭，雖然單詞的摹仿是完全對的。說出來仍不成一句上海話，就是詞的配合不同的緣故。因此這裏正是所謂使白話成話的問題，說時易，做時難，要豐富我們的活詞彙第一還得從口頭中去找。

第二，要把不見口頭應用的文言詞彙趕快丟掉。把「不可勝數」，趕快改成「數不盡」把「欣慰之至」趕快換作「喜歡極了」，就是方先生也不必再用「炫博炫奇」這類字句了。不要以為這是已經通用了的，可以借用。因為這些從文言中吸收來的詞彙，對於沒有文言修養的人仍是不能懂，在口頭中既有他語可代替，為什麼還要保留這些殘渣呢？

其次是專門術語，方先生的話是對的，要盡量「避免或沖淡」。但是怎樣避免或沖淡呢？這就到了具體寫作技術討論上來了。在「無論屬於什麼學問部門的理論」方面，要想完全

笑

方始

從前有一種嘲笑窮人的影片，現在有時也能够看得到，寫窮人到有錢人家裏，不識沙發，坐下去軟呀軟的像會漏下去，趕緊又駭怕地站了起來。於是，老爺，少爺，太太，小姐，對他一陣哄笑。大概笑話延長下去，還有什麼吃大菜割破嘴之類。

然而少爺之類的人物也有被窮人嘲笑的機會。記得有過這樣一段小事，從前有個秀才，在讀書之暇，偶然到鄉下去逛逛，碰着一條缺口，呆住了。鄉下人看見喊：

「跳過去呀！」
秀才弄不懂，更加呆住。等到有個鄉下人跑過來，指着缺口說，只要一跳，就可以過去，並且演着

不用術語是很困難的。不過，少用或所謂沖淡，也確「決不是不可能的事」。譬如我們用一個具體的例證先把這一術語的內容完全托出，在這解說後，再把這術語舉出來大概這就是所謂「沖淡」罷！或者在解釋某一現象的文字中，譬如如最近流行的科學小品，讀者沒有明了這術語的必要時，就用不着要搬什麼術語出來，具體的明白了某一現象的解說就儘夠了。還有一種辦法，就是在不得已時，非用幾個術語的地方，附加註釋，或如現在讀書生活所用的辦法，將每一篇文章中的術語，另闢名詞淺釋一欄，以為參攷。

是的，簡別的專門術語，固然是妨害讀者的了解不少。但這不了解的克服，只要讀者有能力翻翻新術語字典，大致的也就可以解決了。成為讀者了解上最大的妨害的，是全篇詞彙都能懂，但連起來却不知道說的什麼，這就是那種歐化文體。我不反對高級的學術翻譯書採用直譯法所誕生的那種歐化文體，但我對於國人自著書，尤其是以一般大眾為對象的著作，不應採用歐化文體；並且應盡量避免那種外國人的調子，用我們說話的腔調寫出。這又牽扯到

使白話文成話的這一句老話上來了。

能做到這一步，自然是很可貴的。但對於那些不常看文章的人，却還不見得就盡其能事了。依自己的經驗，我發現成筆寫的不如口說的使人好懂。每每一篇文章寫得以為通俗了，他還不能懂，我改用口說時，他馬上都了解了。我起初很奇怪，後來仔細的來檢查，我口說的與筆寫的有什麼不同呢？最後我發覺了這區別了。筆寫的是因為要合于文章的法則；所以每每講到一隻角，其他三隻角就不說了，不然會破壞文章的法則，變為王婆的裹脚布，囉里囉囉，口說則不然，我可以一隻角，一隻角說，解釋一個現象，我可以從正反兩面去說，不怕囉囉，不顧什麼文章的法則，我自由自在，用的也真是口語，自從我得了這一教訓後，我就把它應用到筆寫的方面去。凡對於不易了解的地方，總多用例子，一個又一個，在文章家看來雖然說太瑣屑，囉里囉囉，但讀者却能含笑領悟，我又從自己過去讀書的經驗中，更進一步了解初步讀書人的心情，我記得，我讀經濟學原論時，最感興趣的書是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後來聽見朋友說，那書在文字上

姿勢給他看，於是秀才恍然大悟

：「你不早說，早說，我一「躍」就「躍」過去了。」

秀才不懂「跳」的意思，說「躍」才懂，充滿啾啾的資料的。然而當時的鄉下人是否拿這個去笑那秀才，不曉得。

以上的兩種笑，驟然一看，正合名言：人生是笑笑別人，被別人笑笑。其實呢，不識沙發，吃大菜割破嘴，只因為沒錢而已。然而即使懂得這些「高等教育」，又有什麼用呢？「閒適」第一要有錢，叫人也「震性」一下，「希望有一個好廚子」，別人反對就嘲笑，要眼裏中郎學學，倒是嘲笑着了自己。「跳」一樣是「躍」的意思。那秀才只能說「躍」，這種「語錄體」不過證明他的「書毒氣」吧了。

的缺項是有些重複，說的不免有些囉里囉嗦。不錯，這說爲缺項的，正是在初學的人看成最可寶貴的地方。這不就是今日大衆轉而要求我們這些弄筆桿的人們去效法的麼？

我不知道這種多面的描寫法能否成爲通俗文的一個條件呢？這裏我得附筆聲明的，所謂多面的描寫，瑣屑的，囉里囉嗦的解說，自然不能混亂主題的要點，這猶如通俗儘可盡量通

做文章

前日無意中，在女兒文娥的書包裹，翻出一本作文簿來，便隨意翻看着，內有一則記我帶她到鄉間去游玩的事。說她在鄉間見到黃的菜花，綠的麥苗，農人在戽水耕田，牧童騎在牛背上放風箏。我很奇怪我又不曾帶她到鄉間去，而她也從未到過鄉野，何以會這樣的寫？便追問她，牠說：「先生出了這個春遊的題目，我因沒會去遊過，寫不出什麼，便對先生說明了；先生却告訴我，鄉間的風光，書本上都有的，你就參照着寫便得，固不必真要去遊玩過才寫得成文章呢。所以我聽了先生的話，便

俗，但要避免庸俗一樣。

這是專就形式方面，隨便略爲談談，至于內容呢，那說來話長，另外有機會再說罷！自然，形式與內容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過，因爲方先生提出的也大多是關於形式方面的話，所以爲了方便起見，也就先只說形式，不是固意要牠內容分開來說的。

最後，希望文學論壇，繼續擴大討論到怎樣寫得好懂那些技術問題罷！

靈犀

這樣的寫。」於是我才恍然悟到做文章附訣門，原來文章是可隨意做的，固不必要真有其事的。再看下去，還有一段是記着乞丐的事，原文大意是有乞丐向她討錢，她沒有給錢，還罵了那乞丐一聲。可是教員却把它改成因爲眼見乞丐甚是可憐，便給了他兩個銅元。我看了很覺好笑。文娥便告訴我，她也曾覺得教員所改的，與事實不符，便去問那教員爲什麼要那樣改？教員便說，「你雖是罵了乞丐一聲，但在文章裏，却不能不這樣寫——給他兩個銅元，否則人家看了你的文章，定要罵你不應該呢

我的忠告善道

汪慮若

羣經正史諸子百家之類，不適宜一般青年人去讀，在曹聚仁先生的無經可讀一文中（現代六卷第三期）說得很爲詳盡了。自然，把它讓一部份人去作爲一種國故研究。我們是沒有理由反對的。

文言文的流毒，其實並不亞於「讀經」，考其流源，那是因爲古代缺乏印刷工具，竹簡漆書，又實在不便；於是把文字刪繁就簡地刻寫起來了。可見當時的改成文言，也還是限於物質的條件的，不過古人一向用的口語是無可疑義的。但是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語言，在簡單社會中所用的，決不適用於文明社會，是毋庸辯證的。現在科學進步，印刷方面毫無困難了，爲求暢快

一。這自然又是一個做文章的訣門了。

從這裏，我却悟到文章是該這樣做的，但

求章文做得好看動人，事實怎樣，那可不問；

而世間的一切大文章，也都是用這種技巧寫成的。文章，原是做給別人看的，又何必定要把

自己的心都畫了出來？我又何必更錯怪人家文章裏所寫的，都不是他們心裏所要畫出來的東西呢？從此，我對於那些「神氣活現」，「像

啥有价事」的大文章，却也得到一種看文章的

門檻了。

後來，我更悟到許多人做文章，雖然做得

那麼冠冕堂皇，却是文章作為戈取功名利祿的

工具；而當他在做文章時，目的自然也是在功

名利祿上，那麼謂為「文為心畫」，却也無不

通，不過畫法却是青出於藍了！

論天真或童心

孟 起

我有一種特殊的壞脾氣，就是憎惡一類詩人，「哇呀」「哇呀」地頌讚天真或童心的。

近年來在人生道上挨擦，累積所謂「經驗

」，愈強固了自己底成見，相信天真或童心的

頌讚祇是一種欺誑。

向天真禮讚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獅子那麼

樣想吃人的，一種是兔子那麼怕被人吃的。

前者禮讚天真所以設狹，後者禮讚天真所以能

嘲——不管怎麼，其毒害都是一樣可怖的。

年紀很小時看過不少神怪小說，其內容有

一幾乎千篇一律的地方，就是，如果書中有一

××洞的××大王，那被抬去奉為妖怪的獻禮

的一定是童男童女。其中道理，先前頗參不透

，詢諸長老，說是童男童女底肉肥美，這自然

可備一說，實則其主因還在童男童女底「天真

」！後一層學說是近來才悟出的，也就從這時

起對謳歌天真的詩人開始投以惡意的眼光。

有人甘願為天真犧牲而完成什麼榮耀的使

命麼？則須知天真得赤膊上陣，中了許多暗箭

冷槍，死不足惜，還落得一個諺法——「文儂

公」！
謳歌天真的人大半已是「不天真」的了。

明白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起見，用一種活人的語言來寫作，也是無可疵議的事。

所以我們要做到真正剷除文盲，改進文化的工作；也只有廢掉這種晦澀艱深底死語言，採用一種淺顯明白的，來建立新的活文學，這是時代發展上必然的結果。為了易記易寫易學起見，像語言一樣，研究一種便於寫作的文字，也還是十分重要的事吧！

俊傑與傻瓜

莫 問

小時候，愛在家裏的舊書堆中去翻，當時別的沒被我找着，單單一些舊小說中了我意。那都是些繡相小字的石印本。當時一下不知被

祇有這些人苦苦地爲天真說教，希冀天真者永
久天真，不天真者天真，等到『蚩蚩者氓』都
『天真爛漫』的時候，他們或他們以外的另一
種人將展眉作會心的，勝利的微笑！

獅子要頌揚天真，大概是很明白的了，免
子爲什麼也要玩這一手呢？

我們大夥裏不有這般的弟兄嗎？在大夥兒
的進程中，走，乏勁，爬吧，又嫌姿勢不佳，
怎辦呢？就在地上打一個滾，弄些黃泥塗在鼻
尖上，自己打着哈哈了事，還博得旁人嘖嘖稱
奇：

——天真！多麼天真！

聽說很多人有一種什麼『隱非劣鬱結』(Inferior Complex)，天眞之崇視恐怕就是這樣鬱結的兒子。

依吾人底見解，人生於世，自少至壯，自壯至老，自老而『嗚呼哀哉』，都是勉強不來的自然推奪的階段，搶不先，跳不過。因此，無論『少也』，『壯也』，『老也』，都得好好地生活着。細想老境，固屬無謂；謳歌童心中叫人看了最難受的不是那幅『老萊子綵衣戲親』嗎？

從光華書局關門說起

晉豪

光華書局關門了，據說將盤給上海雜誌公司的老板張靜廬，換名新光華書局，改組內部，另行開張；又說因爲舊老板拖債太多，無從清償，所以一般債主，不容許把它出盤。結果如何，我們這時還不能斷然決定；不過，牽入整個經濟恐慌之一環的書業前途的暗影，却像閃電一般地在我們底面前晃了一晃。

書業的不景氣，到今年隨着一般的市面衰落而越益深刻化了。在近年來，那一家百貨公司，綢緞商店，以及其他許多小本經營，不是在天天大廉價，大犧牲，大拍賣；其中雖然有許多是商人們招攬顧客的一種營業秘訣，可是關門大吉的，實在也並不少。就是在市面比較繁盛的大馬路，四馬路，以及北四川路一帶，

我看了多少。現在已經是不愛看那些東西了。原因雖說很多，其中却有一個是——每當我拿了一冊很有興致的看下去，等到看完了時，心裏好像受了騙似的悶悶地說：『又是這一套公式！』

時候雖說有好久了，但那套公式總還常在我腦內閃動。尤其是當我在忙中靜了下來，或受了一點特別刺激時。

公式總是某朝帝皇的所謂『王化』未及，於是番邦造反，這時恰恰來了一位英雄，於是皇帝便拜英雄爲元帥，帶領十萬大兵，浩浩蕩蕩殺奔番邦而去。於是英雄元帥上馬佈陣，與番邦元帥兵馬相交。這時英雄元帥照例要大喝一聲：『呸！我英明皇帝，受天之命。你番夷小邦，何敢造反！識時務者爲俊傑。你若投降我邦，不少你封王爵位。』

可惜的番邦元帥照例是傻瓜，不是俊傑。也大喝一聲道：『好胡說也！照刀！』於是將大砍刀劈頭

也有幾個門面老是關着在召租。書業也一樣，因為金融不能周轉，急於吸收現款，於是首先有素少廉價時機的書店，借了贊助文化協會全國讀書運動的美名，而舉行了半價廉價。接着因為文化協會的請求，而各書局都把圖書發售半價一月；有的，據說因為讀者的申請，還把半價時期延長了幾天。他們這種舉動，在對於書業商情比較熟悉的人，誰都知道實際是為救濟現款枯竭而實行的急於吸收現金的薄利多賣主義。

雖然如此，可是小資本的書業應用這種救急的辦法，還是不能起死回生；因為他們沒有資本做鉅大廣告吸引讀者，因為他們沒有資本運動名人介紹推荐，運動機關勒令採用，復加以不能與托拉斯化的大資本的書業相競爭，於是乎至於遭遇了衰落倒閉的慘運。

推究這個不景氣的原因，誰都知道是因為顧主購買力的縮減，是因為中國整個經濟的破產，是因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在這條件之下，我們雖然看見有幾位在提倡什麼中國本位文化運動，青年讀書進會，以及什麼識字運動等等，好像今年的中國文化必能藉此振興起

來。因此，今日中國的文化繁榮現象，恐怕只是在報紙上多幾次消息，多幾個廣告罷了。否則，在文化界的歷史並不淺短的光華書局，如何會忽然關了門呢？

曾經有幾位文藝家從去年的雜誌年而預想到今年是翻譯年，好像今年中國的文壇上，翻譯文字必將盛行一時。然而事實上，中國今年的文壇，雖然幾經掙扎，也終顯露不出一點生氣來。翻譯年的預想，因為恐慌的深刻化而一半將成幻覺。我們現在目前所能預見的，將是各書業從事於孤注一擲的出版或投機書籍的營業之後，因為讀者購買力的衰疲而隨即沉下來。

這絕不是讀者的不需要精神糧食，可是維持生存的物質糧食都無力購備，那如何還能講什麼文化智識呢！

光華書局的關門，是給了我們從書業不景氣推究到中國文化運動之基本問題的覺醒。

(完)

❖ ❖ ❖ ❖

砍下。英雄元帥也不慌不忙地將神刀一格。馬上回敬一刀去，於是將番邦元帥一刀兩段，劈於馬下。驅兵掩殺，大獲全勝。班師而歸。封王拜相。

故事大都是如此起頭，如此煞尾。但却清清楚楚地分出一個「封王拜相」的俊傑，一個「一刀兩段」的傻瓜。雖然有時像清史演義中，清太祖「造反」，英雄元帥的吳三桂却反而又投了降。但結果還不失「封王拜相」。史可法堅持抵抗，結果只好投江自殺。由是吳三桂還不失為俊傑；史可法仍不失為傻瓜。所以儘他怎樣演變，終歸還是舊小說。俊傑與傻瓜還是分得明白清楚。不過統治者的皇帝「悄悄地」封了一個，「驛民」仍是北面而拱之。

古人有云：「開卷有益」。雖然現在我不愛看了的「舊小說」，却也給了我一點益處。至少是使我認清了俊傑與傻瓜這兩個典型。

向別字說回來

喬木

芒種四期上旅隼先生的「從別字說開去」，是一篇針對維持現狀論的很有意思的文章。牠的論點，與其說是在文字問題，不如說是在一般文化政治的問題，所以叫做「說開去」。不過關於文字問題本身，我却跟旅隼先生有些不同的意見，現在寫在下面，希望大家的指正。

胡愈之先生早在半年之前在太白創刊號上所發表的「怎羊，打到，方塊字」，據我所知，是擁護別字最澈底的宣言。不知怎的，那文章並不會引起多大的討論。陳望道先生不久就說牠多分兒是「諷刺」，而最近世界的言語副刊上焦風先生也還在明明白白反對用寫別字過渡到拼音的辦法（註一）。旅隼先生啊，是既不反對，也不熱心——爲什麼呢，因爲方塊字變來變去仍舊是方塊字，一時吃些補藥畢竟是徒然的。

但是我說，提倡寫別字的真正意義，這幾位先生恰恰都沒有看到。

自然我們都承認別字的流行是一個事實。這是幾千年來方塊字自己對自己提出來的不斷的沉默的抗議。江亢虎老爺之流怒氣沖沖的要踏死牠；黎錦熙教授們笑嘻嘻的說，由牠自己見鬼吧。但是我們對他們都回答一個「不」。我們不但承認別字的存在權，而且還要積極的發揮牠，發展牠。我們要求別字的生長，因爲別字的生長將引我們一直走到方塊字的衰亡。

我們試拿手頭字第一期字彙做例子，就會看到包含在方塊字內部的矛盾，現在是只有表現得更加尖銳、更加露骨。這個字彙共有三百字，除最末的疊字記號算例外，粗粗可以分做以下四類：

第一類——本字的全部或一部改寫了同音的字，如秦寫太、遷寫迂。

第二類——本字改動以後還保存原有格式（*Case*）的大體或特點，如災寫灾、飛寫飛。

第三類——本字改動以後原有格式已看不出來或很難看出來，但新字也能成一個單純或獨立的格式，如靈寫灵、畫寫画。

第四類——原有格式不見了，新字却又不能成一個單純或獨立的格式，如壇寫坛、聖寫圣。

我不依徐則敏先生在他的「常用簡字研究」（註二）裏所用的兩組十類十九法的分類，因爲那雖然詳細，却並不能說明學習難易的差別。按學習的難易說，這裏的第四類顯然是最麻煩的。迫使學習的人想起云：「聖使學習的人想起怪」（註三）。這種不可

免的混亂，在手頭字跟手頭字中間出現得更多。變變變都從亦，這還可以說是因為正字本來的毛病；蘆蘆由從盧變成從戶，這就已是手頭字的退化；至于時過從寸，環懷從不，邊窮從力（註四），難難對戲從又，簡直算是手頭字的罪惡了。

第三類的字沒有這些麻煩，但是只認識本字的人却必須重學一遍，所以還不如第二類的（註五）。但是第二類的字對於初學的人也跟本字一樣得一個一個去學，所以比起第一類的又差了許多。第一類的認識一個，至少抵得上本字兩個，這大概可以算做手頭字最好的標本。

但是還得來一個但是：這一類的標本可惜却太少，太少了。連於于樸朴之類本來相通的字在內，牠們的總數只佔三百字的六分之一。並且這六分之一的情形又怎樣呢？先看第一個字：本字「呀」，手頭字「吓」——除掉江蘇南部浙江北部的讀者以外，恐怕就誰也莫名其妙了。呀是 *ya*，吓是 *xià*，這兩個字怎末能混用？啫啫，還多着哪。葉叶：價价，橋桔，選選，擬擬，濱浜，概概，襪襪，賦賦，聆聆，讓讓：你說一樣，我說兩樣；我說便當，你又說冤枉。就是這麼着，手頭字就遇着了牠的窮途，在這窮途上寫得有一張標語：這裏的手頭字——那裏的別字。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手頭字怎樣粉碎了方塊字的統一性。但是手頭字的破壞作用還不止這一點。我們知道目前還有好幾位先生，譬如稜磨先生，對於象形字依依不捨。論語上的衆字，作衆不作手，自然也是捨音取形，以為三人成衆一定可以造成一個很強的一綰結」。我們且不說三人原也可以成一羣」，只說手頭字裏這一個寶貝象形主義又給方塊惹字了多大的災難。象形主義第一使得同一個方音區域內的手頭字也要變成無政府的。點寫占雖然簡單，但是象形還不夠明白，這就來了矣。同樣者成了表，照成了超，廢成了癩，岡成了崗，豆麻成了荳蔴，而霞飛路的法蘭西麵包店成了法蘭西麵包店。有時一個字竟有三四種寫法，比方餛饌，可還留着聲音讓人好看，但如中國而旺，再由國而眠，那就叫人看糊塗了。手頭字第一期字彙裏有個罔字，不知道的人要猜出那是罔，就着實費事。另外我們自然還有罔；我們還有罔，還有罔，還有罔，還有罔；多得很多。牠們也許不太通行，但却決不能消滅，因為牠們都是按照神聖的象形乃至指事會意的大道理製造出來的！

象形主義留給方塊字的更大災難乃是斷送了方塊字一切改良的可能性。象形主義使得字形跟字義的關係固定，這一固定的關係對於方塊字的改良產生了頑強的「干涉」(Interference)。這裏那裏寫成這里那裏，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但表裏裏外寫成表裏里外，却是很不順眼。論語用什代雜，用付代腐，倘來一句什以付化，那結果也不難想像出來。因為幾個字併成一個字，詞跟詞字跟字中間的糾紛也就加多。「說好了」本來就不知是「說好了」還是「說好了」；現在「人才齊」又不知是「人才齊」

還是「人材齊」了。詞的連寫似乎可以打破這道難關，但在沒有聲音輕重的方塊字，那不但用來不方便，即使用了，用處也就有限（註六）。此外，單是筆畫上手頭字也增加了糾紛：爹變得像九，假如兒用九，凡再用九，那末九十幾個平凡兒童，無論寫起來讀起來，腦袋還愁牠不痛嗎？

手頭字跟別字一樣把方塊字的命運嚴密的安排定了，這命運不是別的，就是趕快讓位給拼音。提倡手頭字或別字，就是催促方塊字的崩潰，催促拼音字的勝利：這就是牠的意義所在。

或者有人說，這是陰謀！是的，這正是陰謀；這是歷史的陰謀，我們只是牠的見證。我們證明牠雖是可惡，却是不可抵抗的，雖然我也相信旅隼先生所說，天機洩漏了出來總不免遭受維持現狀論以及復古論的愚蠢的反對。但我以為在這年頭，話講與不講一樣是要遭受反對的，因為我們除了愚蠢的論客以外，又有了靈敏的職業幽默家，對於這些紳士們講了話就是「沸反盈天」，不講呢却又是一「假旗息鼓」，所以我想還是索性把旗鼓再搬出來示一次衆：做點功德，免得他們掛念當真會有這麼一天，他們把什麼談資笑料都賣完了。

註一：La Mondo 一九三五年二月號，上海卡德路永平坊中國世界書局出售。

註二：有單行本，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出版，定價三角。

註三：手頭字第一期字彙裏的應用，銀用具，問題自然更大，因為么與良另外的用法都還沒有，（註四）。眼簿上常用刀代初，丁代月或斤，卜代分，但不能採爲手頭字，就因為牠們都不能獨立。

註四：鈔不作寫，漢不作汗，據不作搨，風不作凡，這都是手頭字第一期字彙奇怪的地方。關字中門，讀字的話，都留著未動，小像是半途而廢。

註五：據我所知，有許多只上過小學的女工看了用手頭字印的教科書完全不懂。她們連「今」都認不得。

註六：譬如「青年與老子」這個題目，用了詞的連寫法自然不知是「青年與老聃」呢，還是「青年與父親」。我讀「淮風月談」時就先以爲該作前一個解釋。

蜀道難

阿霖

——四川剪影——

「蜀道難行！」古人曾經這樣感慨過。直到今日，我們偏僻的鄉下，也來了寫上「亨利·福特」名字的汽車，滬蓉航空線的飛機，已經通航到成都，重慶老鷹岩有行營參謀團賽獎爲全國優秀上程的高山馬路——這些總可使太白那首詩成爲古董店的古董罷！那知不然，黑暗面的四川，並不因汽車，飛機和無盡頭的馬路光明起來，小百姓仍然時時有蜀道難的歎息喲！

今日的蜀道難却不是那五丁開過的鳥驚猿啼的山道，却是那黑暗萬分的政治，而最黑暗不過的，却是那深鎖在夔門極裏面的四川西北，小百姓哀哉得呼天搶地的田頌堯軍長統治的地方。

田軍剿匪，自來抱的是早跑主義，二十二年五月在川陝邊境，一夜跑了二百多里，五六天中，從從

湖上散記

王春翠

一、
杭州，我從前住過不少日子，那時在橫河橋女子師範唸書。民國十六年，我們又在湖上住了六個月；先後散住泉學園，廣化寺，文瀾閣；文瀾閣住得最久。那三處都是臨湖的勝蹟，每處都有一串故事可以訴說。從前做學生時代，女孩子照例不許到湖上亂跑；風化先生說「十六歲至二十歲之間，正血氣未定之時」雖說湖上有蘇小小的韻事，但蘇小小是古人，女學生不能引古人爲例的；那幾年，我們的世界，只能在橫河橋邊那小烏籠裏，最多只能逢假日到湖邊去走走。杭居四五年，與西湖彷彿無緣。湖居那六個月，我在圖書館中要依時做事，又恰孕着妻女，丁又每星期往來滬杭，在杭至多住兩天；沿湖那些地方，偶而隨處走走，稍微遠一點，就不會到過。

丁對於西湖，那回別有賞識之處。他時常深夜歸杭，說月夜乘車在蘇堤上駛過，遠望湖面閃着銀色的光彩，南山迷濛於銀網底下，西子彷彿在睡着似的；這是一種境界。又嘗微明坐船到新市場去，湖水軟弱得振不起波紋來，靜靜的四周，給拍拍的槳聲驚碎了，又是一種境界。他說：有一天侵晨大霧，船在霧中行，看不見水，看不見山，也看不見岸，只是白茫茫地一片，那才有趣。我給他那詩一般的描畫醉迷了，有時也凸着肚子看早晨的湖光，看昏夜的山影。我最愛細雨的西湖，冒雨在湖上浮盪，那一回頭已見烟雲合，點檢天邊失數峯」的詩境，我是細細領略過的。有一某天，我們路過杭州，恰巧大雨；雨後在湖上流連到深夜，讓細雨濕透了外衫。我們就永遠忘不了那回痛快的湖遊，只要雨天，就想到湖上去。張宗子記湖心亭看雪。說：「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這境况，我們也在那年冬天領略過。西湖，東坡說

容容送掉了通南巴三縣。最近在中
央軍入協助的當兒，他又是老套，
一夜之間，把蒼溪丟掉不算，又把
他自己坐鎮的南部也捨棄了。——
總之他只長於治民籌款，却不長於
治兵打仗。

原來他的軍隊照規矩是不發一
個軍餉的，每個兵一月的軍餉，不
够一雙草鞋錢，身上那件唯一的像
叫化子穿的藍軍服，若要換時，照
例要等到晴天，一齊開到有水的地
方，脫下洗了，在草地上或樹上晒
乾，才又來穿上，又來做一個雄糾
糾的可以駭小百姓的軍人。

但是這些人爲甚麼要來當兵呢
？是爲做了一名國民革命軍，可以
保國衛民，光宗耀祖嗎？不，不是
，這些兵許多都不是出於自願，許
多都是拉來的，各鄉各縣，田軍長
的招兵委員，揀那可以欺負的曲辯
子，拉到新兵處關着，給你披上一
件二尺五，你休想走掉，因此常常
鬧笑話，或是拉走了區正的兄弟，
或是錯拉了小學教員，或是拉走了

：「水光潑眼睛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真說得真切！

這回到西湖去，時間很匆促，連頭搭尾還不到三天，可是玩得非常痛快。丁近來精神非常
不好，要讓湖波盪滌胸中的抑鬱，我就伴着他去。在湖上；我們都變成小孩子，「人」真是大
自然的兒子呢！

二、

往杭州那天，車過了嘉興，天便下起雨來；午刻在城站下車時，雨下得更大。和我同去的
朋友——馬君，他很着急，只怕誤了遊湖的大事。我們却很高興，天給我們一個最愜意的機會
。停當了住宿的事，吃了飯，休息些時，便準備到湖上去。那時，天也放晴了，我們雇了一隻
小艇去蕩湖；雨後的西湖，真是太美麗了！從湖的那岸，送過一陣一陣的清風來，湖水便泛起
一幅漣漪；新綠的遠山，蒙着一重白雲，襯出西子新裝的靚麗。我們要舟子慢慢地搖，漫無目
的地搖，我們不要上岸，我們要在湖波上漾盪。丁心頭的塊壘，也給湖波洗滌得淨盡，除了我
們一隻舟，彷彿沒有其他世界，他精神是那麼愉快；傍晚的太陽，她戀戀地在湖上逗留，萬道
金光，吻遍湖水的每一個波紋。

久，久，小船盪到平湖秋月那一邊；沿湖南行，過了羅苑，便看見文瀾閣了。我們覺得非
到文瀾閣去看一看不可；文瀾閣，如今已經改爲西湖博物館。館定規則，午後五時，便停止參
觀；我們進館，五時差五分鐘，館中已準備收場，僕役已在那兒關門上鎖了。沿假山西首北進
，我們看見從前給我們住宿那一排房子，我們住的東首那二間，如今是館長的辦公處；禮吾兄
住的西首那二間，如今是職員宿舍。假山，還是那麼憂鬱的樣子；那山洞裏，我們的老母雞曾
經在那兒生過一大堆雞蛋。文瀾閣前那一口沈疇的大池，從前我們曾經釣過魚的；池水還是那
麼深綠，連波紋都懶得皺起來。從前禮吾兄曾經告訴我們：文瀾閣裏有一種怪相的兩頭蛇，可
惜我們不曾看見過，一到開中，便不禁記起兩頭蛇的話。文瀾閣東首那幾進房子，從前單不庵
師住在那兒；院落中那樹蒼古的白梅，葉兒長得很大了；可是婆婆老態還是那麼一個樣兒，又

縣長的馬子，營長的馬快——好在這些把關係說明，或者可以放出來，但在兵額太缺之時，一被委員看上了，你休想再見天日。——除非你盡了忠，報了國，恐怕你今生是不會自由了。

統率這樣的軍隊而能週延這樣久的時間，已經是非有特別將才不行了，誰說我們軍長沒有特別將才呢？

這裏他却有比起曾左胡也無愧的將才：

在嘉陵江一帶的田軍，一到夜裏，都硬把褲子脫下來，繳在值日排長那裏去，到了早上吹穿褲號，然後又發給兵士穿上，——中國人是愛廉恥的，沒褲子總不好在人前走，因此他的軍隊沒有一個跑走的。——因此這羣兵士永遠跟着軍長建立奇勳，一戰送掉通南巴，再戰而失大本營，三戰而使我們的名將，撤職查辦，喪盡祖德。

他的軍隊為甚嘔這樣窮，這樣敗呢？是人民的報效不夠嗎？不，

不禁起記不庵師弓背皺眉的影子來。文瀾閣的每一處，都引起我們回憶，引起我們留戀；除了那塊討人厭的御碑。在我們住過那排房子當中，還放着一張大茶桌，牠是我們的舊相識。在那兒，我們吃過蟹，喝過酒，鬧過許多可笑的故事，如今師友們死的死，散的散了；在這排房子的走廊上，我曾和我們出世在這兒的妻女，曬過太陽，現在，現在她也埋骨地下了；只有那大茶檯，牠孤孤單單地依舊擺在那兒。我們看見了牠，呆了一回，幾乎流下淚來。館中人催促我們出門，他們怎知道我們是「前度劉郎」！我們和往年一樣的從山洞小路穿向大門；大門以外，從前燒飯的廚房不見了，花兒匠想樓老娘姨爬過的窗子也沒有了；壁上多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標語，門前多一塊草地，門口多幾個來往的人；我們從這稍微感到文瀾閣和西湖博物館的差別來。

讀詩走筆

夷白

東漢時候有個嚴子陵，不受光武帝官祿，隱居在富春江上釣魚，因之清風朗節，千古傳為佳話。歷代的詩人，作詩歌頌，把他稱讚得空前絕後；可是最近看到宋人楊萬里讀嚴子陵傳後所題的一首詩，却和旁的詩人大不相同，那詩是：

——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

這家寥二十八個字，把個清高得令人不敢逼視的隱士，說得不值半文，然而你能說他是「強詞奪理」故意貶損高人的身價嗎？那倒又未必，試看那後面兩句，不是說得確切不移嗎？「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呢？其實在那當兒，根本不用再使阿瞞提早出世，只要那位「謙恭下土」的新莽戲法變得敏捷，脚跟站得穩定，那麼，請問這位高人不也就此永遠埋沒了嗎？照這等說來，所謂高人，原來也是時勢把他造成的；假使當年王莽不傾覆，嚴子陵沒有劉秀（光武）這樣一個出色的同學，那麼他的高風朗節又何從表白出來？

不但如此，便是他老先生和漢光武的一段經過，要是後代修史的人，不把它歷歷如繪地描

人民報效到只有皮包骨的身體了，怎能說他們報效不夠。

租稅多得來租稅專家沒法給他定出專名，軍長再也找不出別的路，最後却又來了這樣的一種稅收。

二十三年夏天，軍部派了許多十足流氓的青年到各地來，加緊拘捕人，一時威風凜凜，出人意外，

原來他們每人都攜有川西北田頌榮軍長給他們的緝查證，給以捉拿反動份子的無限制的權力，——反動是駐軍縣長和神聖市民的公敵，焉有不盡心扶助的道理。因此這羣遠爾得志的小人，就無限制地使用這種權力。地主，袍哥，教員，學生，黨務人員，下級官吏，略有收入與家產的，沒跑脫一個——大功告成之後，就把這羣善良的俘虜，分禁在南部，瀘川，綿陽三地，禁了幾個月過後，天曉得，又一千元到二百元一個，先從南部賣起，南部賣完了，又賣瀘川的，瀘川賣完了，才開始賣綿陽的。當時真忙

寫出來，後來的人，又何從知道當時有這樣地一個人，和這樣地一段值得使人景仰的事跡呢？試看龍城錄上的一段紀載：

——王宏濟南人，與唐文皇少為同學，從受八體書，既登極，訪宏，隱去不見。——清人王漁洋並且在末尾加幾句按語：

——此吾鄉之嚴子陵，而志乘佚不載，故著之。——

這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同是帝王的同學，嚴子陵却在後漢書中留有列傳，在富春江上留有釣台，而王宏却連志乘都佚而不載；這也該是因爲嚴子陵和光武帝曾有一宿之緣，並且有「客星犯帝座甚急」的一件不可多見的故事在替他張目，而王宏則始終未曾和唐文皇相見的緣故吧？

楊詩的後半節已經在暗示着嚴子陵的所以能夠流芳千古，完全是「適逢其會」。而前半節却不但奚落一個嚴子陵，簡直把古往今來的隱士們都說得不直分文，他說嚴子陵徒然清高得和冰霜一般冷酷。對於漢室的中興却絲毫沒有補助；固然，一個真正的隱士，事實上也未必一定會幫助什麼「真命天子」，或「神皇聖帝」使盡心計去奪取天下作爲私有財產。大凡隱士之流的人物，總不免自私的居多，不是失意於宦海，就是厭倦於現實的社會生活，於是便把一種冷酷的眼光和不屑的嘲笑來譏諷現實。隱士本身，却也未必個個都有「治國平天下」的大套手法，足以施展出來使台下面的觀衆歡喜讚嘆，甚至於像唐代的一般隱士那樣，把終南山看做是投身仕途的捷徑，根本是隱士的幌子扯起來做候選官員的標幟；所以嚴格地說起來，隱士也者，實在是社會上的一種不需要的多餘的人物，而是山林中的一種點綴品，替名山勝蹟增加一點閑談的資料而已。可是像嚴子陵之流，究竟還不愧是一視富貴如浮雲，棄功名如糞土的人物，但尚且不免給後世的人譏諷，至於目今的一般隱居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公館稍接近了田野，耳中聽進了幾聲蛙鼓，便自以爲入了詩境；閒時跑跑跳舞場，渴渴牛尾湯，「不求甚解」地翻翻古書，寫幾句自己看得發笑的俏皮文章，便不知不覺地「隱氣橫秋」——此語脫胎於「老氣橫

熬了這買賣的主持人——二十九軍的劉大元司令官和余以遜少校兩個寶貝。

從裏面出來的反動份子，依然做了中華民國神聖的市民過後，大家都昧昧地不懂自己撞着了甚麼禍事，千想萬想才明白這是軍部裏一種稅收呵！軍餉不是太缺乏嗎？人民報效不是太不够嗎？

明白這些，誰不呼幾聲蜀道難，蜀道難呢？誰會承認太白那首詩會成古董呢？——可是這蜀道難確已不是那五丁要開的鳥驚猿啼的山道的蜀道難了呵！

人類史

白雲

我的記性真壞，小時候的事情統都忘却了，但有一件至今却還可記得的：

那時候，村裏有一個孩子，是常把袖口來揩着鼻涕的，他彷彿是專供我們的玩弄而存在着。我們常常糾集了許多小朋友們去騙取他的

秋」。此等西裝隱士，後世——吓，未必要到後世，且說今世罷，——今世之人，究竟把甚麼話來「評論」他們，那就未敢妄加揣測了。

外祖父的故事

陳君涵

回憶起我們在四五歲的時候，我被兩種病魔所困着：先是患眼疾，這患眼疾的原因是由於我的不走正路的「烟鬼三伯」常把我帶往烟館和書場去玩傳染所致，幾乎整患了一個年頭，右眼差一點兒害瞎了，就是到現在，右眼總不及左眼來得靈。其次便是患癩瘡了。這患癩瘡的原因是由於辛亥革命隨母親到鄉下躲兵災，我們躲在外祖父家裏，那時有個鄰家小孩叫金官的，他患着滿頭的癩瘡，他歡喜同我在一道玩，因此我也患上同樣的症候了。那種奇癢那種奇痛整整跟隨了我兩年。母親被我累得死！她眼看着我無法醫治的痛苦，常常暗自為憐憫我而流了多少眼淚。後來回到城上還是父親同人家討的秘方才把我的癩痢治好。

因為接連地患了兩年的外症，我就沒有入塾念書去。終日都在母親的身旁。母親那時全靠一雙手一根針幫助父親養活一個家庭，所以她每天大半的時間都在做針活。有時為守父親的門一直做到夜深。一燈盞然萬籟俱寂的當兒，我則跪在她的懷裏打盹。為着我不肯一人上床去睡的事，母親不知同我嘔過好多次的氣了，然而，終不能把我的這惡習改過來。我之所以有這惡習的，又不能不歸衆於我的「烟鬼三伯」了。他沒事常喜歡說什麼僵屍鬼，縊死鬼，淹死鬼之類的令人駭怪的故事給我聽，因此我一入晚就怕鬼了，所以不敢一個人去睡覺。

因此，我每天坐在母親的身旁，幽暗燈光底下，她做活，我就擺七巧圖玩。她一看見我的

笑料。有一次，我把兩個碗，一個給了他，自己捏着一個，然而交給他的那個碗却是預先在碗底塗好了墨汁的。於是我們便變起戲法來了。我對他說道：

「跟着我做吧，金子會自己跑到碗來的。」

他毫無不遲疑地，眼睛望着我，注意着我的動作。

我用手去摩擦碗底，在上唇畫了一個八字，他也用手去摩擦碗底，也在上唇畫着八字。我又用手去摩擦碗底，又在眼旁畫了一個圈。他也再用手摩擦碗底，又在眼旁畫着圈。但未等到左眼的圈畫成，圍着旁觀的小朋友們却鼓掌大笑起來了。他挨着頭腦地睜着驚奇的眼睛，睜着我半响，他的手還謹捏着碗底塗上墨汁的碗。於是又望望這些圍着他笑的小朋友們。及至他把鏡子來照見自己的臉孔已成了一幅嚇人的鬼臉的時候，才知道是受了騙上當了，這才哭着向我打交涉。但是你們想像去吧，這麼一個蠢孩

眼皮沉重下墜的時候，她就低聲地講些故事給我聽，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外祖父的故事：

「公公（一）是一個有力氣的人。耕起田來能賽過幾個莊稼漢。濃黑的眉毛，靈活的眼睛，鼻子底下留着兩抹「馬有標」的鬍子，在田裏不要揮幾下鋤，他就自然地把辮子盤繞在頭上，顯出他是個能幹的農夫。村上不管出了什麼大小的事情都請他去排解，去處理，因為他為人正直，喜歡主持公道，所以村上無人瞧不起他。」

「一家人全靠他的耕種來養活。他很會做生意：春天賣蔬菜，夏天賣西瓜，秋天賣五穀。早上挑了担子上城，小中回來衣袋裏裝得滿滿的錢。你要問他怎樣會做生意吧，單拿西瓜來說就夠了。他都把瓜挑往大戶人家去兜售。不過同那些老爺太太們生意有些不好做，因為他們有脾氣，一生嘗到瓜味不好吃，把整担的瓜退還你，可是，你公公的瓜都沒有被退還過。因為他選去的瓜都是頂好的，而且他在最初試剖個瓜嘗嘗的時候，常背着人把身邊帶的白糖放進去。瓜本來甜，再有白糖，不更甜了嗎？所以人都爭來同他買。」

「媽，」我打斷她的話頭說，「公公這樣不是騙人了嗎？你不是教我不着與欺騙人的？」

「不錯，好孩子，不過，公公這樣不算是欺騙人。瓜本來就甜了，不放糖也好吃，放點糖，不過叫那些老爺太太們不好發脾氣罷了。一担瓜假如賣不掉，一家人就沒有錢買飯吃，婆婆他們不要挨餓嗎？記住，這個不能算是欺騙的。」

「媽，公公可歡喜你呀？」

「歡喜，和我歡喜你一樣，他還歡喜你的舅舅。公公在四十歲上才添了你的舅舅。他後來漸漸老了，他想抱孫子，等舅舅長到十六歲他就替他娶親了。要的女家是前面王莊上的花大姐，人相很標致，但行為太不好。花大姐的爸爸開烟燈，媽媽跟人跑了。你的婆婆說這樣沒家教

子向我打交涉，勝利是屬於誰的呢？最後，他哭着走了——也許哭訴他的媽去吧。我，和小朋友們，於是以笑來慶祝我們的勝利。

世界上的確是有「笑」這回事的，但必須先有了「哭」。是去年的事情吧，報紙上看見有人提倡「笑的總動員」，其實，要提倡笑，就必先製造哭。因為沒有了哭，也就沒有笑的了。這理由很簡單：哭是為笑而存在着的。

歷來修人類史的不知有多少人，而數十萬言的人類史巨著也實在不少，但我自出世以來，所見的人類却祇有兩種：一種是受騙了而哭的，一種是勝利了而笑的。



的女兒不能要，假使要回來，免不了要鬧口舌的。但是舅舅一定想要她，如果不娶她，他就終身不娶了。沒法只好找出媒人來娶她吧。家裏沒有錢，我記得還賣了兩畝田。

「新娘子回來了，打扮得像枝花，但是淘米洗菜，洗衣漿裳，什麼都不會。至於做針活更不必談了。婆婆就勸說她，她不服，反回嘴，把婆婆當做下人用，婆婆沒辦法只有坐在灶間噙眼淚。她來家的第五天上就和你舅舅打架了，晚上就溜回娘家去，說婆婆虐待她。」

「爲着不惹出是非來，一家人都忍着這口氣，請出媒人再把她接回家。回是回來了，但是你看她的哭喪着的一副臉孔吧，她同什麼人都不睬，晚上又同你的舅舅吵嘴了。舅舅氣得去穿河，一家着了慌，全去拉舅舅，可是花大姐又溜走了，并把所有稍值錢的東西帶走了。公公氣得眨白眼，婆婆氣得絕過去，其餘的人都在安排着舅舅。」

「公公這次真的動了怒，他準備同女家去敘理了，對方知道一定要輸理，找出人來說好說歹了，公公脾氣槓，不理睬。她家沒法只好依從明天往城上去敘理。」

「第二天公公一早就動身，到了城上，天樂茶館的桌子早被兩方的人佔滿了。當公公首先站起來把娶媳婦的事前前後後地敘說時，花大姐兇恨恨地出現了。用尖銳的聲音說：

「你這老鬼不必多話了，公公想爬媳婦的灰，還來想同人家詳理呢，別討沒趣吧。」

「你的公公聽見花大姐這樣的講話來說他，他氣得臉色蒼白，嘴唇發抖了，終於說「下賤的東西，不要臉的，你怎麼不把你的祖宗搬出來說他們侮辱你嗎？」

「這時幫助女家的大衆都喧囂起來了：

「五爺（人都這樣稱呼公公）做出這樣的醜事我們還不知道呢，人面獸心，以後還有臉見人嗎？老畜彘，我們不要同你詳理了」大家一哄而散了，

碎話

李繼璇

昨天，我家一隻大花貓給隔壁的汽車壓死了，我們的老媽子——吳媽——一面埋牠一面流淚，並且從牠埋後至當天的晚上，她睡著止，嘴裏一刻也不停地稱贊這隻花貓，如何地溫柔，如何地肯替主人盡職，一天至少可以捉二隻老鼠，從來不偷食，又說牠美麗得世界上少有的，尾巴短短的，身體胖胖的，有些福相，絕不像短命鬼。說到這裏，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又哭起來，我相信，她今天不做夢，做夢一定會夢到這隻花貓。但是，憑良心講，這隻貓活的時候，她頂恨牠。一見到這隻貓，就罵說牠不會捉老鼠，天曉得，我家連老鼠的影子也沒有，叫牠到那裏去捉呢！有時牠偷了食，那時連牠的祖宗都會搬出來一齊罵呢！真好笑！切世的冤家，死了就會消滅掉。

每逢接到計聞，一看到哀啓，

外祖父的故事

「公公受了這樣的侮辱，垂頭喪氣地走回來了。隣家和要好的朋友來勸慰他，只是徒然，他想想三天沒有同人講過一句話。他常自言自語地說，「好厲害喲，這樣的話一個女人竟肯昧着良心地講出來，真是下賤。這樣被污損的名譽，跳下黃河也洗不清的，啊啊，這是生以來受的最大侮辱！」他真的想同女家行官司了。

「但是第三天的晚上忽然聽見家後面狗叫，叫得一聲接一聲地加緊，家人都奇怪不知有什麼事情發生了。走去一看，只見一個黑影懸掛在松樹枝上。他就是公公，公公上吊死了！」

母親說到這裏聲音低微而嗚咽，我也跟着哭了。

時光過得真快，母親棄世已五年了。外祖父家還剩着年近九十的外祖母和舅父，他們仍在鄉下種田過着悲涼悽苦的生活。

註：公公——外祖父的俗稱。

芒種
社大
贈送

預定芒種全年一份贈送書信甲選一部
價值大洋一元四角

芒種預定全年二元二角國內郵費奉送

羣衆雜誌公司發行

說死人的生平，總是天花亂墜的好，就是這人吝嗇得一錢如命，在家啓內，也說得如何慈善，如何地肯接濟人。這人平時忤逆不孝，哀啓上也說得這人何如孝順父母。有一件親戚，這人平時嗜賭如命，整夜不睡，第二天上課時，教書教到一半，會昏昏的睡去；但在哀啓內，寫着他生平頂恨嫖賭，又說他熱心教育。所以老太太們，聽孫兒們讀完了哀啓，總輕輕的吁口氣說：「又死了一個好人了。」

南京的四月

蕭 迅

古風的狹小的陋巷，

低沉了賣棕子的叫聲；

西山溜下黃昏的太陽，

殘留些腳印在空地的牛菜花上

「四月的日子是懶人的哪，

拖着疲乏的步子，

踏上了悶愁的黃昏。

關於「夏屋」的磋商

厂 民

對陳子展先生貢獻一個小意見

以前也曾讀過陳先生的好些詩經翻譯，很使自己愛好。所可惜的，是沒有更多的錢去買本單行本來看看。這次見到人間世上的權輿，十分高興，便急急地讀著。可是讀完後，發生了一點意見，想提出和陳先生討論一下，願不以渺小，或是明日黃花視之。

權輿上節原文：「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陳先生譯作：「他對於我呀，給我住著大房子真寬大。如今每每喫的不夠沒剩下。」

把「夏屋」譯作大房子，我覺得不怎妥善。我們試想上一句說住的房子，下句怎麼又會說到吃的上面去呢？不是很不連接嗎？勉強講來，謂兩句意義完全獨立，固未始不通，然總嫌呆板，不能算十分順妥。照我的意思，不如譯作「大碗」（總之是大的食具一類的東西）好。全文作：「他對於我呀」，給我吃的大碗真大，如今每每吃的不夠沒剩下」。不比較貫串多嗎？把「夏屋」譯作大碗之類的食具，並非沒有根據的。禮記：「見若覆夏屋者也。」這「夏屋」不是講的食具嗎？魯頌：「籩豆大房。」的「大房」也是食具，如果我們僅照字面解作大房子就笑話了。「夏屋」與「大房」是一意的，「大房」既是食具，那末「夏屋」也作食具解釋無疑。

再，權輿下節：「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不是兩句全在講著吃的事嗎？一氣呵成，完全連接的。意思和上節完全相同，說先前吃的多，現在吃的少。無故去涉及房子幹嗎？

辭源上「夏屋」的註解作大屋和大俎兩種。大俎即大食具，那末我說的並沒錯。不過，辭源的編者，在註「大屋也」的下面，引「於我乎夏屋渠渠」做證，即是說也把詩經權輿的「夏屋」解作大屋，正和陳先生犯了同樣的錯誤。

質之子展先生，以為如何？

上下古今談

閒話女人

夏蜚

「女人是更典型的小資產階級」誰若這麼大膽地批評。那麼所謂「智識階級」的女性就會嬌嗔地抗議了：

「誰敢說新時代的女性是『那個』呢？男子不也是嗎？」

「當然男子也多半是的，不過女人是更典型的罷了；尤其是所謂『新時代』的女性……」

這樣的談話往往不會有結果，原因在自以為受了屈辱的女性，氣忿忿地走開了。這不又是小資產階級意識的表現嗎？假使你承認人家的「屈辱」，就該以理論來反證，或者進一步就以一般的事實——

行爲的表現來證明你是否有小資產階級的意識。

可是事實大大不然，她們每喜歡應用感情來督促完成她們想做成功的事情，理智是結丟到垃圾桶裏去了。

本來，用感情結合連繫的集團裏，感情的應用確能有一部份奏效。譬如，母親對她底孩子說：「你再不聽話，媽可不喜歡你了。」孩子果然會聽話起來。眼淚和哭泣也有很大的作用：如用以規勸丈夫狎遊放蕩的行爲。但這也有個條件，要在夫婦間的感情還未有很大的嫌隙的時候；否則其效果亦微乎其微，甚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說到眼淚和哭泣，偉大的領袖在適當的時候，應用在羣衆的集會裏，也有很大的作用，這原是一種手段。誠摯的感情的感動，自然可博得羣衆對你的信心，甚至願爲你犧牲一切，即使最可寶貴的生命力亦所不惜。但眼淚和哭泣再而三的應用，就會失却其效果。試看善哭的女人，旁人簡直不當做一回事。多數的女人和小孩的哭泣，大概由於所熱望所仰賴者之驟被剝奪，這才是弱者的表示。

女人是弱者的話，也不盡然；她們有時又是屈強得可以，不過終是「屈強」罷了。她們能不認輸，老不承認生活是破爛不可收拾的。因此有很濃厚的保守性，不太願意改換習慣了的生活方式。制度，道

德，一切的一切都覺得舊的已成的好，習慣了的，又何必費力去更改呢。即使丈夫娶了幾個姨太太，而自己度那寂寞空閨，孤衾獨宿的年月，祇有自悲命苦而已。她不敢有所抗議，或者去探求爲什麼會如此，誰使她這樣，天經地義的道德觀念是不是一成不變的；她不會這麼想，也不敢這麼想，因爲她們是命定論者的忠實信徒。

因此，宗教勢力打進婦女羣裏造成根深蒂固的潛勢力，比之在男子羣裏爲甚。可是所有宗教對於婦女的壓迫。厭惡，侮蔑與欺騙，都有其獨特的手法，絕不會放鬆一步。基督教對婦女說：「你們是罪惡之淵藪，贖罪之道，只有順服，現

世的順服乃是來世的天堂！」對於現實世界絕望了的，祇得接受那「來世」的支票，希望來世的兌現了。

順服和希望就支配了女人的一生。出生於貧賤的家庭，這已經命定了的，自己事先不能選擇。一到十幾歲，知道自己還有一個淺深莫測的改換自己所依為生的家庭的機會；於是希望能嫁個好夫婿，有錢又有勢；退一步也希望能養個把好兒子，老年有靠。

說到「老」字，在年輕女子想起來，真是比什麼都厭惡懼怕，竟有願意將來青春美貌消失的時候就死了的。好像青春美貌就是生命力，消失了青春美貌，活着也就和行尸相差不遠了。

她們也希望自己的丈夫飛黃騰達富貴壽考。誰不希望自己去奮鬥努力，但丈夫的光榮不就是自己的光榮嗎？

但丈夫富貴了難保不會丟掉你，這一層她們可不用先去擔憂。

男女追求戀愛的時候，女子爲了保持她處女的尊嚴是不屑去徵追求的主動者的。既被追求而屈服之後——結了婚，生了孩子之後，就自認爲丈夫最忠實的妻子，也以最大的信心賦與丈夫，癡心地信服丈夫是自己最好的人。可是在男權中心的社會裏，只要私有財產制度還存在一日，那樣癡心是只有痛苦和悲哀的結局。

「戀愛終歸女人吃虧」。西洋某女詩人會說過：「女人分娩的痛苦十倍於男子在戰場上的慘痛。」這要過來人才會體驗得到，上帝不是認爲這是懲處女人的刑罰嗎？現在所謂文明國家都已採用電椅代替絞殺，女人不會自己起來努力，解放生理上，肉體上，精神上種種痛苦嗎？上帝的刑罰不是一成不變永遠該那麼慘痛的！

☆☆☆☆

編者 作者 讀者

一、
第六期所刊賣野人頭係建英君所畫，催租係林言諦君所畫，國寶顯世係李博君所畫，一時失誤，未排入目次，至爲抱歉。

二、

本刊每期留下許多稿子，本來想按次排刊；誰知愈積愈多，簡直沒有辦法。以往每期退稿五六十篇，留稿三四十篇；現在決計多退少留，每期退稿七八十篇，留稿二三十篇，免得大家掛念。目前稿件總數，每月約二百件至二百五十件；本刊篇只幅能容納五分之一，請惠稿諸君多多原諒。

一篇稿子，從寫成到印成，中間至少要一個月；許多問題經過一個月早成爲「明日黃花」失去時效了。許多來稿，談的都是失時效的問題，文章即算做得好，我們也沒法刊載。又有許多來稿，專取一些沒有時效的題材，這類文章，實在太多，也只好割愛一些。

三、

從六月一日，本刊編輯部不再收受欠資郵件；投稿諸君請在信封上填明通信處，免得退件遺失。

狹巷

王骨

那時候爹拉洋車過日子，把一個家安置在一條又長又窄老看不到日頭的巷子裏頭。就在這巷子裏我認識了王德生同小鐵牯。有一回我同王德生小鐵牯，在巷子口上女學堂圍牆底下曬太陽，王德生指着一個女學生的屁股說道：

「看呀。你們要曉得麼？這個就是我的堂客。樣子不討厭麼？屁股怕還大了些。」

「騷貨！」小鐵牯瞟了一眼說。說着就把鼻涕抹向鞋尖子上。

那女學生回過臉來罵道：

「痞子。臭痞子。」

聲音又尖又細，剛好罵完就進了門。

王德生笑。兩個嘴角癢起來古怪的彎了下去，細起眼睛看着我同小鐵牯說道：

「呵，你們看哪！我那乖乖真不老實呵！心裏想死了人家，嘴裏却一勁兒的罵人家痞子臭痞子。」

說着轉過身子，（轉過身子來一個老傢伙咬着牙根：

「只怕一日老子擺起了格，一個不虧你！」

小鐵牯大笑。我大笑。王德生不笑。

「來，來，看我。」王德生蹲了下去，檢起一塊剝落了粉壁：

「看我題一首詩在這上面，好叫我的堂客看了心裏快活。」

「題詩了！」小鐵牯跟了進去，抓一把鼻涕抹在牆上。

四隻眼睛釘着看。

王德生寫——

第一行：

「來到校中莫憂憂。」

第二行：

「每天上課不停留。」

第三行：

「將心來把書研究。」

第四行：

「欲講愛情在外頭。」

第五行：

妹妹之死

曼定

黑暗包圍着大地，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風一陣一陣的向小船吹入，船上躺着垂死的妹妹，坐着年老的爸爸和我三個人。船內掛着一盞圍燈，被船身的震動搖盪着，看去像一盞鬼燈，在荒野裏飄浮着，但這是我們唯一的慰藉。

船夫是我們的熟人，家境很不好。當我的妹妹被一個掛名慈善機關的醫院逼搬出來後，我爸爸就到碼頭去雇小船，可是沒有一個人肯載我們，都怕病人死在船裏。我們祇得去要求阿牛叔，早知道他這幾年運氣很不好，不願再使他碰着倒運的事。可是沒有法，我們要時刻的照顧妹妹，我們不能坐輪，怕妹妹幾時死去，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決意的要雇到一隻船。最後阿牛叔是答應載我們了。

從醫院所在地到我水鄉有八十里水路，因為是小溪，水很淺，常

第五行？沒有了。

「好啦。」王德生丟了粉壁屑子：「一首詩就是四句。多不得。多啦就是……，哎，多啦就是什麼了？我記不真。管他巴屁！總之，要題詩，一首四句。」

「？……」。

小鐵粘繃起了眉頭，鼻涕滑泥蟲似的縮頭縮腦的掉了出來。——小鐵粘跟我一般：只須幾個字就半天都認不完。

小鐵粘人刁鑽。裝個先生樣子，隔那牆三尺多遠，腦袋翹了上去，又掉了下來。又翹了上去，又又掉了下來。看了半天，掉過頭來道：

「做得好。做得好。」

「……」我發呆。

「說呀！要得不。」王德生把手在我胛骨上肘了肘，接着就笑了起來。

我想：「……」。

忙着又加了上去道：

「果然要得」。

小鐵粘更乖，要求着：

「讀一回罷」。

（弄堂裏高跟鞋踩着麻石）。

「來到……」。

「來到……」。我跟小鐵粘連忙接了上去。

高跟鞋響出了弄堂，我們聲音恰巧就收住。六隻眼睛釘着看：兩個女人，後面有人追着的飛快的走，你的左手挽着我的右手，我的右手挽着你的左手，你的右手挾着一個皮夾子，我的左手挾着一個皮夾子。眉毛彎進了頭髮，底下琉璃般的眼珠子亮着。咋着豬血那麼紅的嘴瓣子，搶着說話，搶着笑。鼻烟色的呢大衣捲着風，風香啦。

「你要那一個？」王德生掉過臉來問。

「我我冒看清楚」。

（高跟鞋響了開去）。

「你呢？」問小鐵粘。

「我都要！」小鐵粘喊，喊的鼻孔裏面就脹出一個泡來了，他下死勁縮了進去。

「呸！」王德生呸着口水：「去了的你都要，見鬼！」

要，見鬼！

小鐵粘聳起了肩胛，舌子抵一抵上唇：

「我都要。我都要。」

我看着我。

常有沙灘，要下去背船，並且是上水船，又碰着逆風，船像蝸牛般蠕動着。我跪在船頭上，燃着香拜着，我給妹妹祈禱，我求菩薩保佑，明知道是沒有菩薩的，可是我不能不這樣做。阿牛叔和他的兒子在暗黑的淺水裏背着船走着，「啊，啞」的喊着，像在喊救命。

爸爸和我圍着妹妹坐着，妹妹的兩邊額骨高突着和額角形成三角，兩隻眼深陷進，眼光緊緊的看住我們，不肯離開的樣子。臉像一張白紙，一點血色都沒有，我們煎着參湯灌進妹妹嘴裏，想使她在將死之前和我們講幾句話。

「英妹，我想：你會好的。」

她搖搖頭。像在思索什麼。「娟姊，要辛苦你了，爸爸和媽媽我是不能奉侍啊！」

「英，你要好起來，我……我……」爸爸似乎要說什麼話，但又沒有說出來，聲音是很悽清。

「你什麼？」英妹和愛的看看爸爸說。

王德生益發暴燥起來：

「爲什麼不說？爲什麼不說！」

「說了怎樣？」我問。

「說了我們就三個人做翻那兩個。」

小鐵粘湊了過去：

「那個先動手？」

「我。我們要跟着來。」王德生翹起了腦

袋：「比如說，我抓住頸領子你們就拖腳哪」

小鐵粘發瘋似的叫喊起來：

「使得。使得。」

「使得！」

「那末，下半年再來，下半年不管她是誰，總會有人來的。」於是乎三個人各自走開。

下午。

下午日子真好：太陽一直晒着，不刮風，不刮風就好了，兩片頸骨就咬得住了，不格格的抖起來了。可是，怎的？我不知道，圍裙老要繫着，解下來可不妙。

一家五口子，臉子沒那個好看。三老信把我在灰堆子裏面拾起來的狗頭帽頂在頭上，兩個小手凍得像紅薯，臉上老是鼻涕膠着黑泥巴，拖着腿子那麼一拐一步的走。他笑呢，小東

西。哥哥不行，不行不行。那張臉又瘦又黃！

他背着那件灰布外套，縮到角落裏，看見沒有飯吃就擰起了眉毛說：「不吃不吃，肚子不想

。」那模樣兒叫我看就就要笑他，爹一天到晚拉車，他是沒有笑的，回來老遠的就會細起了臉，不好惹，曉得他快活呢不快活？媽管得着我可管不着爹的。她老是喘着氣，老是咕嚕咕嚕的根究我做了些什麼。

就是這麼一個家：人像樣的就只有我。

媽她根究我，我理你！

小鐵粘這狗婆養的可就古怪，人家吃了飯總會有點什麼要忙，比如：我就在我媽那裏有話要用耳朵聽哪。他空閒得很，他縮着鼻涕，他一吃了午飯就溜到我家後門口啦。

「王德生等你。」小鐵粘說着，對裏面瞪

了一眼。人不進來，手在那排黑縐縐的杉木板上面敲着。

「哪裏？」

我從裏面沖了出來。

「走走吧，呆在木板子裏面什麼味？」

「王德生呢？」

索性抹了一把鼻涕：

「我害了你啦！我不該把你嫁給李家。」

這時小船裏像死一般的寂靜，大家都把眼光看到別處。船已撐到較深的潭裏，一聲聲的槳聲，打進每個人的心裏。我們都在回憶着過去，妹妹出嫁後的一段時間。

英妹是兩年前嫁給李家的，妹夫是一個初中畢業生，人還忠實，在一間鄉村小學裏教書。當初我爸爸是很不願意把英妹嫁給李家的，因爲知道李家的後母，是很兇惡的，對自己的兒子非常溺愛，非她所生的我妹夫，常熱諷冷譏，暗咒毒罵。可是爸爸聽了媒婆的一番花言巧語，沒有徵求英妹的同意，就許給李家了。在我們的家鄉裏，女兒對婚事是不能參加意見的。不滿意，唯有逃婚。但逃婚也很危險啊！英妹嫁給李家之後，好像一個新女僕到了他的家，就把舊女僕辭退了。每天要英妹燒飯，洗衣，和做各種雜事。做得辛苦點，英妹倒不在乎。可是婆婆的咒罵和譏嘲，

「王德生在家裏。」

「喊他喊他，是時候了呢。」

走了沒有幾步就碰到王德生了。

王德生說：

「把那個留神留神警察。」

等等又：

「這班狗婆養的！不記得自己原來是什麼，穿起黃衣服就死心塌地的釘我們。」

「管他巴屁，來了就打。」

「橫豎這一帶又沒有穿灰布帶撥壳的跟他

配對兒。」

「……」

「下午到這牆腳下來做什麼？」

「哈……」

小鉄拈了抹鼻涕，打個手勢說：

「來了來了，一個，手裏挾着書呢。是上

午的那個？」

那個還隔我們遠哩。

「正是正是。」王德生瞟了一眼說：「好

哇，我那掌客來了，我正耍她。」

我攙了進去道：

「快。快。我們躲到那灣子裏等她。」

步子快了起來。

等着。

「嚮。來了來了來了……」

王德生迎了上去。小鉄拈，我，跟着。

「我……」。王德生張開了兩手。

不對。不對。

一個鄉裏人担着担子的，白那麼一眼。

三人連忙轉了樣子說別話：

「我冷……」。小鉄拈鼻子縮了又縮說不

下去。罵：

「冷你娘的×……」

等着。

風冷冷的從巷子裏面吹了出來，撲上臉。

沒了消息。

等了又等，小鉄拈又：

「響呢。來了來了來了……」

這回可真個兒來了，挾着兩本書，顧自走

呢。

王德生迎上前去：

「慢些——。慢些——。慢些——。莫走

得那麼性急呵。」

那女生往後面看了一眼，不停的往前面走

像刀割着她的心。二叔三叔在婆
婆面前助風推浪，使英妹像在刀山
上活著。

一年以後，英妹有孕了。李家
正在大修理房屋，每天有十多個木
匠和泥水匠，都在李家吃飯的。英
妹的工作更加重了，還要自己背柴
燒飯。大約是背柴的關係，英妹流
產了。流產的痛苦不去說它，單是
婆婆的話也够她悲哭啦！婆婆是想
得孫兒呢！但是……

休養得不到十天，實在這十天
像睏在針氈上一樣。英妹仍開始燒
飯洗衣了，可是這次太使英妹痛心
啦。鮮紅的熱血從英妹口裏一口一
口的湧出來，可是妹夫却給後母驅
出了家鄉，英妹送回我家裏……

「爸爸，要給二妹讀書，要她
自己賺飯吃，要給她婚姻自由。」
英妹的臉上放出了異彩，話聲突破
了船裏的寂寞。

「放心。」爸爸的摺縐的兩頰
滾着熱淚了。

去，走得更快更快：就要走過了。

王德生挨近了他的肩膀：

「我說你慢些，你慢些，你沒聽到嗎？你不懂嗎？你怎的這等模樣？」

「痞子！」那個尖聲尖氣叫起來。

王德生把臉側了一下。

「痞子麼？痞子麼？」聲音低了下去：「你的丈夫呢。你想死了老子，老子曉得。」

「臭痞子！」

她喊着，看了看周遭沒有人，打算放開步子跑。我跟小鉄粘飛快就攔在前面。

「走？走不得！」我喊。

小鉄粘冲着她喝道：

「你曉得這是什麼地方嗎？你曉得這是什麼地方嗎？不問問。」

「不准走。不准走。」

那女生臉子急得快冒血了。把兩本書左一本，右一本，發瘋也似的拿着亂舞。嘴裏拚

命地：

「警察警察警察吓！——臭痞子吓！」

王德生伸出一隻拳頭格在她胸前道：

「你喊喊看。你喊喊看。」

「救命吓！」——蹣着脚。

猛可裏拍的一隻大巴掌打在王德生臉上。是警察！

王德生回過臉去：

「你呵！我正找。」

抓起拳頭，當胸就是一下。打得那警察登時一臉血紅，往後一步，作個公鷄撲母鷄的勢子，撲了上來，把王德生好端端的攔腰抱住，

王德生狠命的掙，兩個揪揪扭扭的那裏掙得脫身！你放手我不放手，我放手你不放手：索性就抱了下去。

我回頭看看那女生，她飛似的跑開了。

「糟糕糟糕」。看見樣子不好，我跟小鉄粘便加了上去。

小鉄粘說一聲：「揍他！」就急急的抹了

一把鼻涕，一壁捏起了拳頭，抓着那警察背上敲木魚似的揍，揍。我幾乎沒有地方好下手，扯了小鉄粘一把：

「拖他的脚。」

那警察個子真結實得可以，拖了半天，還是一隻脚。急啦。抱了那條大腿子恨命的咬，那兩個人就撲通，倒下了。警察倒在下面。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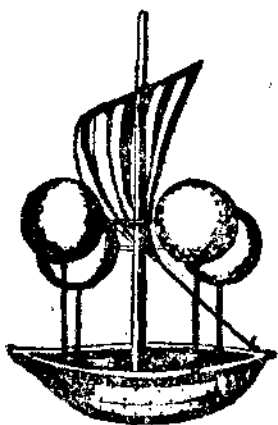
「英妹，英妹……」我看英妹

嘴裏吞了一口氣，臉上變為灰白色了，眼還是睜着，我知道英妹去了，我哭着，喊着。英妹總不答應我。

「英，英，你怎麼竟……竟不顧我啦！你還有什麼不顧。」爸爸哭着撥英妹的兩眼。

「媽……」英妹吐出了最後一口氣，兩眼閉合了。

船還在小溪上駛着，在走向黑暗無窮的歸途，圍燈放出悽慘的光。風把我們的消息帶到了遠處。



跟小鉄粘把那兩條腿拖起亂拖，拖得他咕咕咕咕的喘不來氣。王德生兩脚一縮踩在警察肚子上，手又住那顆子。那警察也撐直一隻手又住王德生的顆子，一隻手亂搔：這架就是這樣子打不下去了。

王德生喘喘氣：

「你記不得是什麼東西？」

警察：

「你你你……」。

這個又：

「哼。你釘老子的梢？你記得你是什麼麼？」

那警察好像非喘點什麼出來不可：

「你你這……」

忽地王德生手一撒，風似的走了：

「走。」

我跟小鉄粘就拍里拍里的跑啦。

那警察爬着：

「狗婆養的，你莫走！」

「少陪。」

我們跑進側邊神廟圍牆裏邊去。從裏邊鑽

出頭來，瞧那蹦蹦跳跳走起來的警察。

王德生手拍着圍牆：

「我孫牙子，你來，你來。」

「我造你老娘！」

「……」那警察走啦，他走啦。

「……」

風吹着。

日頭打一個冷戰就黃下去了。

王德生推着我同小鉄粘道：

「走走走。我們不在這鬼方玩了，拉陳大

寶佔馬路去。馬路多寬敞！我們的屋子從前不

都是搭在現在的馬路上麼？」

女聲 第三卷 第三十期

要目

日本婦女與遠東和平

「取締男女同學」

「母親節紀念辦法」

國際女權運動

婦女問題座談會

上海職業婦女生活概況

烟草公司老闆們的新花樣

韓國軍隊軍備與歐洲局勢

珍島

南非洲妻妾價廉

冤驚稅

談張伯苓先生捧書婆

臨胎

關於「婦人直報」

白	宇	苦	芳	請
白	宇	苦	芳	請
白	宇	苦	芳	請
白	宇	苦	芳	請
白	宇	苦	芳	請
白	宇	苦	芳	請
白	宇	苦	芳	請
白	宇	苦	芳	請
白	宇	苦	芳	請
白	宇	苦	芳	請

三月天

田景祥

春風帶着柳絮，

悄悄地，

向竹叢裏的跟前飛去；

又負起一個婦人的憂愁，

飄入泥溝裏。

……顫數着兒子單調的呼吸，

更擔心在獄中的丈夫會病死；

那淒迷的，淒迷的神情。

於是辛酸流進空虛的心裏，

嘴巴嚔吐出她的怨氣——

怨氣碰着了柳絮春風，

一同廢頹地，墜

在發酵的溝裏。

寫作

第七、對老朋友開一番嚴正的玩笑

馮二先生

尊行兄。
 說到交誼，我不該首先發難，對老兄的著作下不客氣的批評。就「範程」這標準讀物的意義講，我不能不本「學術為公」之義，把大著中的缺點明白指出來；好在彼此是熟悉的人，不會使人誤會含有什麼惡意了。這一回先批註你的「自敘」，真是十分不客氣的，請老兄原諒！

潘尊行初中精讀國文範程自叙

學問之事，無過二端：於己明理，於人致用，一言蔽之，求知而已。(1)

自馬建忠撰文通，國人始知字(2)有九類。章士釗楊樹達先後繼起，各有補苴，劉復近出講話(3)，時獲新義，其他采

取日本人所為漢文典以成書者，亦有數家焉。然真為初學計者殊鮮。章楊各書，教師據以講畫(4)，聽之或頗瞭然，握筆而依

舊茫然(5)，其不知所可，一如往日私塾生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可斷言也。何也？諸家所論述者將以明理，而非以致用也

。(6) 自語體興而語體文法並見重於世，其所斷斷，在於詞性之誰屬，「它」「她」之異施，「底」「地」之殊致。急功之士，不

屑為枯燥笨拙工夫，善為懸空弔遠之論，其所措意，轉不在字句而在篇章(7)。夫中國詞性，無定形而有定用(8)，為初學計

，亦惟求其能用而已。字之不瞭，遑論乎句？句之不順，遑論乎篇？篇之不成，遑論方式？然則講解作法，宜先就字法句法立之

。(9)基礎，亦已明矣。著者方常民國之初，任教中學，蓋逾十稔。嘗舉章士釗所編中等國文典一書為諸生講解，而得益者甚少。乃就諸生課作中錯

誤字句，一一為之說例，別出講義(10)，於原作但加符號，使自更正，逐漸洗伐，為效特宏。然後知國文困難之點，即在字法

句法之紛歧，而無取於文法上小小枝節之解剖。(11)

漢字鮮有僅爲一義之用者。故欲熟記漢字一千而明其用，實較英文三倍其數爲難能。著者淺見所及，粗知漢字語文之間，有其通同之共軌(12)，亦自有其蛻化之關鍵。半年以來，國文教科(13)之作，肩比踵接，可謂多矣。期於有所借鏡(14)，則取往日研究所得，編成初中精讀國文一冊。一字之裏，深入爲難，初學所需，淺出爲貴。倘承達者賜教匡正，固所願也。

- 1, 上文說「學問」一以明理，一以致用；則「求知」屬於「明理」，則「一言蔽之」句不通。
- 2, 就「文法」講，應該說「詞」有九類，不能說「字」有九類。
- 3, 應該舉中國文法講話全名，不該割聯「講話」二字。在標準教程中，小錯誤亦當留意。
- 4, 「講畫」一詞，意義含糊，應改作「講授」。
- 5, 「握筆而作舊茫然」句，意義亦模糊；上文說用章楊書來作文法教本，無非使學生學習着「分析」、「正誤」、「填補」種種事項，「握筆」一詞便欠明白，應當說是「實際應用」。
- 6, 「文法書」說是一將以明理，非以致用，似乎不會有這文法書。
- 7, 論語句構造有「文法」，論語語修飾有「修辭學」，論篇章組織有「文章作法」，各有專詞；作者大概還不了解這三種之間的區別，說「急功之士，其所措意，不在字句而在篇章」，可笑。上文說「語體文法，其所斷斷，在於詞性之誰屬」，亦可笑，「文法」不辨別詞性，還成什麼東西？

- 8, 「中國詞性」一詞不通，中國語文中之詞性，有定用卽有定形；作者謂「無定形而有定用」，不合事實。
- 9, 「之」字雖勉強可用，究不甚通順。以「文法」爲「文章作法」基礎，精密說來，亦不甚通。
- 10, 下文既云「於原作但加符號，使自更正」，則此句「別出講義」不相連貫。「出」字意義亦含糊不明。
- 11, 「字法」、「句法」，卽文法上的問題；此句自相矛盾。
- 12, 「通同之共軌」這是什麼句法？可笑！難道真可以說「宇宙乃天地之乾坤」嗎？
- 13, 「國文教科」如何「作」？應該說「國文教科書」之作。
- 14, 還是說給別人借鏡？還是說借鏡於別人呢？此句含糊不明。

按初中國文精讀教程，係國立編譯館所編的標準用書，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一篇序文，便錯誤百出，我不能不公開糾正一番。
「倘承達者賜教匡正，固所願也。」

東山裏 (六)

李輝英

他這人雖然窮，却也很要面子，他想到一到哥哥那裏，就會有錢化，有事情作，這幾個工錢算得什麼，他落得在車夫面前顯顯自己的大方樣子。所以他接着又說：

「不但不要錢，俺還要謝你老收留俺的大恩呢。」

「這個麼，你張大叔可太外道了。」

王保康算是佔了點小便宜，但他還故意說出這句客套話。

第二天天一亮，張老三和王保康父子分手了，王保康父子兩人把這山東客送上車，又說些一路太平的話。車剛要走，小黑子從旁邊鑽出來，拉住張老三的手悄聲說：

「張大叔：你再回來時，我一定不再說你像個老瘋子啦。」

張老三止不住笑了。

車迎着太陽走着：走出夾皮溝，還是些溝，山和溝接連不斷。太陽晒出來他不暖不熱的光輝，有時讓山光擋住，就添出一片陰森森的涼氣來。地面上：山頂上蒸發着熱氣，像一層層的薄霧；田裏面農人們三個一夥四個一幫的割着地，上半截身子都向前彎着；人家院落中的烟肉噴着炊烟，烟絲一陣輕一陣重的；放牧的孩子們在唱着粗濫的歌調。

「那裏去呀？」

有些割地的人詢問着，他們這些人一向是好說些閒話的。

「太平川。」

所有這類答話都由揚林回答，張老三坐在車上像一個聾子，聽不到別人的話語聲，他又像一個啞吧，不知怎樣張開他的嘴，他又像一個傻子，坐在車上像儘在呆想着什麼事情。

未見大哥以前，張老三盼望能夠立時見到他才好，現在真的一步一步走近大哥所在的地方，他反而有些不安心了。他在躊躇着：到大哥那裏去是去了，大哥將怎樣看待他呢？他能給大哥作些什麼事？這不由得在他的內心裏勾引出來。大哥總是他的親生大哥，想來不會冷淡他的，如果這樣，也根本不會叫他來東山裏了。至於作什麼事情這一次，倒沒有緊要地方，有就作，沒有閒着也餓不着肚子。忽然間，又讓他想起來二哥，他立即打了一個冷戰，彷彿太陽也隨着滅消了它的光明；二哥也是大哥叫來的，但是後來聽說因為跟大哥合不來，自己幹自己的去了，去幹什麼？二哥總沒有信，大哥在信裏却說他進山當起紅鬍子。他怕自己和二哥一樣跟大哥弄不一處，那可怎麼好。現在他開口了，問車夫道：

「我問你，你聽說大掌櫃的有個二弟叫張寶祿麼？」

「啊」車夫揚起鞭子，在馬身上打了一鞭，「怎麼沒有呢」

「有啊。」

「這個人，……」

「這個人走下道子了」，不等張老三說完，楊林截住話頭，「他，他當了胡子。」

「真的。」

「難道我說假話不成？太平川一帶誰不知道報號東山好的張寶祿。」

二哥當胡子看來是千真萬確的了。

車行在崎嶇的路上，時常就顛起一下子，等車輪軋下亂石上，更會軋出刺耳的聲響。路和澗水絞在一起有如女人的髮辮一般。

這般大的山溝，這樣厚密的森林，這般奇特的道路，這麼多的荒野，張老三在山東時還沒有看見過；人家說關東大陸多黃金，如果能破費一些工夫，開荒斬草找黃金看來並不是一件難事。

晚上他們落宿在山頭堡，這是個依山設置的小村落，依然像夾皮溝似的沒有客店，張老三他們投宿在人家裏。奇怪，堡子裏像是罩上一層恐慌的外衣，人人都顯露着過分的不安。吃飯時張老三向主人探詢着，知道了事情的原本；原來是東山好要過來搶劫了。昨天晚上堡子就得到這項消息，人們一直担心想着這件事情。

「還是這樣一回事呀」。楊林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摔，怪神

氣的。「跟你們說，眼前這位就是東山好的三弟，怕什麼。」

張老三倒有些不好意思，把他說成一個胡子頭的兄弟，還是光榮的麼？但及一想，如果二哥真來，能見一面，也未始不是好機會，一方面他可以跟二哥談些話，一方面他可以給這家擋擋災，不也算是善舉麼。他因即跟主人說：

「是家兄，沒有法子，不學好；俺打山東才上來，正想見他，規勸規勸他，這可真是走了運氣，能見面這樣容易。」主人一天多不展的愁眉，頓時散開了，添出一層笑意。

「啊，不錯，東山好也是山東人，老兄，你可費心，替我想想法子。真是想不到的巧事。你老真要把令兄說得改邪歸正，可是行了善事，天老爺要保佑你老升官發財的。」

張老三點點頭。

主人喊家人：

「大姑娘，再燙一壺酒來，再炒上一盤。」

「一晚工夫太太平過去大半了，東山好沒有帶隊來，天眼看就要亮了，堡子裏的人都認為危機已經過去，想不到，東山好正是趕着這亮天一頭的時候，來了。堡子裏亂得很，孩子哭，狗叫，奔跑聲……。東山好來此的目標，倒並不是搶錢，是想搶幾枝槍，東山好打起旗號是打日本不打老百姓的。他們對於張老三和楊林並無何等留難，但因為張老三自稱是東山好的兄弟，弟兄們就把他兩人帶走了。」

未完——

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

在帝國主義間利害衝突日益加甚的今日，處在被侵略的地位的我們自不能不打算自救。而自救運動發生的當兒，議論紛紛是必然的。不過，不問病人的症候如何，只是胡亂用藥，其結果不但不能把病減輕，甚且會招來更大的危險。近來瀰漫各地的復古的呼聲，我們以為是並不對症的一味藥。

我們相信復古運動是不會有前途的。假如讀經可以救國，那末，「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全是多事了；假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可以救國，那末，李鴻章和張之洞早已成了大功了。時勢已推演到這個地步，而突然有這種反動現象發生，我們雖然明白其原因並不簡單，但不能不對這種庸妄的呼號，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而促其反省。不錯，中國民族必須有自信心，信賴我們的自立的能力；我們不願作帝國主義的奴隸，我們要從現在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局面掙扎出來，我們要完成民族解放的功業。但這一切，並不是憧憬于過去的光榮就可以成功的。一切破落戶捧着停址上的殘碑碎瓦，以為這就可以重建樓台誰都知道只是一個愚妄的夢想！

我們以為民族的自救，除了向「維新」的路上走去，再沒有別的法子！一切建設事業，軍事設備，都需要最進步的物質文明的幫助，惟有文化工作，卻故步自封，不願受外來的影響，這豈是可語之事？

凡偉大的民族差不多都吸收外來的文化。羅馬帝國是全盤的承受了希臘文明的。中國的文化到底有幾分之幾是純粹的「國粹」，也大具疑問。國樂器的胡「琴」使是疆「胡」物；所謂長袍馬褂的禮服也是「胡」服；最初的床，被稱為「胡」床；民間最流行的「燒餅」就是「胡」餅。如果除去外來的成分，樣樣都要國粹，就非恢復「席地」「鼎食」「車戰」「漢衣冠」不可。這是誰都知道的。那末，為什麼對於「文化」生活，卻非要求讀經「古文」不可呢？

我們相信救國不必讀經，讀經和救國沒有關係。這並不是說「經」書絕對的不可讀；如果在大學裏，研究古文史而讀書經春秋，研究詩歌而讀詩經，那是沒有人反對的。可是，把讀經作為「救國」的一種方術，那就淺妄得可笑。「經」是什麼呢？我們只要分析一下，便知道所謂十三經祇是古代一部分著作的結集。抱着二千多年前古人的著作，以為熟讀了便可以救國，若不是相

信那經書有通天的魔術的作用，便無法解釋這可笑的舉動了。

假如以為從羣『經』裏可以取得許多道德的教訓，作為立身處世界的標準，那也只是妄想。二千多年前的道德教訓能夠範圍現代的人麼？而且，道德教訓之類果能改造一個人的人生觀麼？

近世的倫理是進步得很快的。奉二千多年前的倫理觀念為金科玉律，恐怕只有退化的人羣才會這樣辦。我們相信民族的自救，貴乎知新而不貴乎溫故；我們知道我們的傳統的弱點，我們必須勇敢的去補救。

同時，我們相信民族自救的責任不是少數人所能擔負的，必須大眾來通力合作。怎樣普及知識於大眾，是今日最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對於改革漢字的運動覺得是必要的。

我們相信文字和文化運動有極密切的關係，文言文或古文早已走上了末路，那些僵硬了的文章組織，實在不足以表現現代的生活；依照口頭語寫成的『國語文』，在修辭學上看來，其精密詳審的程度，比較文言文進步得多，決不是淺陋苟簡的東西。

要提高一般學生的國文程度，祇有提高『國語文』，如果專教『古文』，便是阻止了他們的進步；在課堂上作詩詞歌賦，更是反時代的愚蠢的舉動。

通一經一史，能作詩詞的人物，不是現代中國所需要的；我們需要現代的人，我們也需要能夠表白現代人的情思的現代文。所謂經史以及諸子百家都祇該讓專門家去研究，而不是一般學生所必讀的。

我們相信，從提倡讀經到鼓吹以經史百家為『挽救』學生國文程度的主張，全都是不明白文化運動是什麼的，全都是不明白危急的中國需要什麼的；他們雖然未必是『王道』政治論者的同羣，而其結果卻是一致的。

所以復古運動發展的結果，將是一服毒藥，對於民族前途，絕對沒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我們不忍坐視這愚妄運動日漸發展，故敢竭其微忱，宣言如右；希望國人注意！

發表意見人

(團體)

文學社

文學季刊社

文藝畫報社

中學生雜誌社

太白社

(個人)

世界知識社
東流文藝社
譯文社

芒種社
現代雜誌社
讀書生活社

青年界社
新小說社

東京雜文社
新生周刊社

東京詩歌社
論語社

大 戈	王伯祥	王志瑞	王承志	王特夫	王 琳	王集叢	王淑明	王魯彥	王文川
王西微	方之中	方光燾	白 丁	史國綱	艾思奇	艾寒松	伍蠡甫	任白戈	江天蔚
老 舍	向覺明	伯 韓	沈起予	沈志遠	沈百英	辛 人	何家槐	沙 丁	宋 安
呂鑑平	汪虛若	汪靜之	汪馥泉	余楠秋	李公樸	李青崖	李炳煥	李華卿	李輝英
杜 衡	金仲華	吳研因	吳俞嵐	吳文祺	吳組細	吳清友	林 庚	林煥平	孟 克
孟式鈞	邵宗漢	周建人	周曙山	周木齋	周予同	郎魯遜	袁 冰	姚雪垠	姚名達
姚非厂	柳亞子	柳 滉	郁達夫	胡仲持	胡 繩	施蟄存	孫復工	孫 用	孫起孟
孫克定	翁同書	韋 休	馬千里	馬國亮	馬宗融	奚 如	殷佩斯	徐調孚	徐工美
徐懋庸	徐應昶	徐霞村	夏丏尊	夏征農	倪文宙	高 滔	張明養	張天澤	張仲實
張天翼	曹聚仁	曹宇君	曹養吾	陳望道	陳子展	陳大悲	陳端志	陳康白	章靳以
康嗣羣	畢雲程	陶亢德	郭建英	陸衣言	陸上之	庶 謙	符竹因	葉聖陶	葉靈鳳
葉作舟	葉籟士	葉 青	焦 風	黃芝岡	黃覺民	傅東華	賀昌羣	萬家寶	萬 喬
楊東蓀	楊霽雲	趙景深	趙景源	趙家璧	黎錦明	漆琪生	潘光迥	潘震亞	鄭振鐸
鄭伯奇	樊仲雲	蔣建白	樂嗣炳	歐陽凡海	劉大杰	錢歌川	錢 錢	錢子衿	謝六逸
應 人	蹇光艾	聶紺母	譚勤餘	蕭 乾	顧君義	顧均正	顧仲彝	顧 燧	

市路四上
中馬海

羣衆雜誌公司五折新書

徐也人著：紅葉詩集 實全 價書二一 角册	洪亮編：中國民俗文學史 實全 價書五一 角册	曹聚仁編：標點符號使用法 實全 價書八一 分册	王季子譯：蘇俄革命新建設 實全 價書七一 角册	劉毓盤著：詞史 實全 價書七一 角册	公孫起孟著：哲學講話 實全 價書八一 角册	姜琦著：教育哲學 實全 價書二元四角	曹聚仁編：書信甲選 實全 價書一元四角	陳思編：小說甲選 實全 價書二元七角	曹聚仁編：散文甲選 實全 價書二元二角	陳思編：小品文甲選 實全 價書一元五角
-------------------------------	---------------------------------	----------------------------------	----------------------------------	-----------------------------	--------------------------------	--------------------------	---------------------------	--------------------------	---------------------------	---------------------------

定價				
國外		國內及本埠		預
角四元四	角二元三	角二元	數册廿	期時
角四元二	角七元一	角二元一	期二十	年全
				年半

每册零售實價一角
每月五日十二日發行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以一角以上者爲限※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外底	元十八		
優等	裏底	元十六	元五十三	
普通	後前文正	元十五	元十三	元十二

芒種

第一卷 第七期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五日出版

主編 編輯者 發行人 發行所

徐懋庸 曹聚仁 上海芒種社 方東亮

上海福州路三百號 電話九四七二三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
分店 南京路

上海

羣衆雜誌公司

總店 上海四馬路
電話 九四七一三號
分店 南京太平路

文 雜

告預目要號二第

◆ 雜談 ◆

孔夫人吃飯.....郭沫若

題未定.....巴金

文人與做官.....孟克

作家與服裝(立野信之).....伊橫

繪畫與文學(石井鶴三).....列斯

◆ 雜論 ◆

論現實主義.....孟式鈞

論創作方法.....辛人

關於速寫(德水直).....尤流

世界觀在文學上的地位(正宗白鳥).....尤空

「雷雨」的演出.....吳天

「雷雨」的寫作.....曹禺

紀念陳君治君介紹.....洪為濟

◆ 介紹 ◆

日本的行動主義.....林煥平

海洋作家.....張香山

波蘭文學(「Piliński」).....顧洪輝

日本美術鳥瞰.....顧洪輝

給阿車夫斯基夫人的信(杜司退夫斯基).....菲戈

◆ 特輯 ◆

「怎樣接受文學遺產」?(第一輯).....

執筆者:秋田雨雀、高冲陽造、上田永一、藤森成吉、藤森成吉、狐塚牛太郎、竹內好、德永直

將近東京站的一小時(中條百合子).....林林

每月一册

實價大洋一角

全年十二册

預定實價大洋一元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連郵全年三元五角

金又戈主編 文苑

第一期刊目錄

◆ 短論 ◆

簡筆字與手頭字.....潘廣銘(1)

◆ 隨筆 ◆

當.....杜若(6)

讀書.....柳絮(9)

◆ 人物特寫輯 ◆

曼殊斐兒.....徐志摩(12)

我的家世.....托爾斯泰夫人(29)

與謝野晶子.....鶴兒佑輔(37)

吳經熊.....陳迹(4438)

險惡的光華.....米細勒(4438)

◆ 詩 ◆

哀曼殊斐兒.....徐志摩(27)

且慢嘆「人生識字胡塗始」.....徐志摩(27)

徐志摩夫人自傳寫作及出版之經過.....金又戈(63321143)

米細勒.....金又戈(63321143)

零售每册一角
全年二十期大洋一元